

冠松巖文集



湘西陶澹菴先生著

# 冠松巖集

石谿藏板

序

蓋聞才由間出必有靈秀  
所依感而神通自賴江山  
之助而詩文難求于富貴  
要之原本至情奇偉多出



於山林生也。迺知傑士况  
乎人同騏驥。應看千里騰  
驤。運值龍蛇。遂致一時隱  
遁。經文締武。雖懷未已之  
心。飲谷栖丘。聊息終焉之

志。時非偶爾。道豈徒哉。然  
而名重汝南。竚見蒲輪下  
聘。望隆京兆。還來纁帛。遙  
求爲海內才人。先篤行于  
孝友。作山中宰相。始建業

于經綸斯世誠難其人此  
日幸覩其作如吾友奉長  
陶子尊公愴菴先生足當  
之矣先生衍長沙之名裔  
承句曲之高風慧比香山

早識之無之字悟同子靜  
輒窺宇宙之奇對座上之  
羣賢四聲能辨驚殿中之  
學士五賦俱成論說比於  
戴憑屢奪五色之筆丰神

擬于太白堪登七寶之床  
以是世盡知名不待范逵  
始重人爭識百寧惟張說  
方誇多士授經獨高盧植  
一龍起譽首讓管寧而張

倬難登乃以明經作喻劉  
蕢不偶翻緣忠讜興嗟策  
果禪于治安徒以奇才見  
忌名幾同于黨錮轉以正  
人得稱雖未夢浴于龍池

亦先身游于虎觀迺望雲  
心切堅辭羶邑之徵愛日  
情深屢却佐參之召孝行  
既登于德里令聞愈熾于  
清時於是鄴下賢王爰求

國士河間貴胄特進高人  
曳裾而談敬致橫經之席  
披裘入見優隆設醴之儀  
而先生志在林泉癖耽諷  
咏慕仲連而遠蹈羣推魯

吳序  
五  
國一男若燭武之求歸轉  
笑漢廷諸老門栽五柳依  
然靖節高風居號七松猶  
見華陽雅操志足尚矣事  
可爲乎若夫性篤天良誠

能色養方當舞象之日卽  
願爲兄洎乎戲鳩之年遂  
能述祖床前視疾七十日  
無暇求衣廬次啣哀十數  
載何心御肉閭閻爲之感

動風俗藉以改觀無忝所  
生此其大也至于馳義聲  
于鄉黨篤雅好于友朋競  
入清風似在許詢之座頻  
來舊雨如過杜老之家阮

氏高宗不分南北張公甲  
族無間親疎有東漢之英  
豪爭納交于郭泰是西京  
之弟子盡藉譽于揚雄而  
先生既具修能先稱碩果



吳序  
七  
高吟抱膝宛如秋月長凝  
清嘯舒懷恍若朝霞獨舉  
開蔣元卿之三逕竹裏揮  
毫得謝幼輿之一丘花間  
染翰筆底盡烟雲之致篇

中悉川嶽之奇莫不格壓  
曹劉體高屈宋歌因慷慨  
題成不墜風流賦或悲涼  
味處還餘忠厚真不羨閒  
新聲于穠麗競藻思于繁

靡者也予窈附鷄壇獲交  
驥子莫結耆英之社望楚  
澤以神飛遠托聲氣之盟  
憶湘潭而心醉初爲快讀  
直教薰以名香繼命珍藏

還欲收之古錦序慚名作  
敢云皇甫之于太冲傳在  
令嗣譬若肩吾之有開府  
年家眷弟吳綺拜撰



吾持以文章幹世者屈  
宋而下代有其人然如近  
代之長沙天沈諸公皆身  
考顯位力之以張其名遇  
之以老至價可豈終如自

是而後也。只白之。聖者  
子甲梅川之。第子里  
孫璞。其以撰述。以與  
新。弘。深。沉。鬱。於。桂。以  
音。當。二。史。之。神。而。出。掩

長。少。大。沈。諸。君。子。願。以  
孝。盡。早。折。一。以。明。強。老  
為。而。世。之。志。之。文。者。妙  
至。予。每。披。二。公。卷。之。字  
未。者。不。附。卷。之。款。也。今

及見吾徵陶先生為  
先生為密菴先生令  
菴字學相子能明情  
法一吋久湖南以角逐  
菴林相離出者莫以

至之以遂拔入 等序

而名上者以爭後至而  
不遂飛卒其所以遲晚  
乃短衣匹馬控三寸筆  
翰與大小二山躬教出

翠團於於桂象嶺竹  
之間那那在在好也持  
以古先之解舉寸能當  
以別駕之不能物而為  
美也嶽雲海子日以深

浮空胸中所以凡為子  
雅者以冠松嶽於之在  
右文著之於以持之不為  
其際請歌之出入三原  
弱之手也浮觀而上河

其以望焉者先生也  
第方先生位不以  
名遇子元以者其  
目所觀記是先生  
然則吾於多才其  
在學

洋洋海而無窮者  
又何必  
長與亭遊而此者  
秋談  
亭則主成又以交  
解自矣  
之者為之入流海  
之流

於今得也序先生集而  
不持心而往於先生且與  
有書之為子也

原為之十六年歲次

丁丑春二月同里

張帝良題





頃下武昌罷讀陶子五薇諸  
律詩慰我願然眷歎不舍今  
之律如塑男女者偶焉而已  
豈有好合之情膏媿之羨乎  
陶子律如以火配水以月配  
日水有形而火無質月缺而

日圓若不相侔實則相須者  
善夫陶子之用律也詩之律  
如手足耳眼之不可特也苟  
可特鼻特在面舌特在口何  
不可者今以無情之詩必成  
有偶之律豈異續雙鼻雙舌

配其手足耳眼者哉陶子曰  
公之言天言也事不師古而  
能美尊者未之有也敢問詩  
奚代而若余曰苟美矣奚若  
哉古毛茹今午烹飪之龍卷  
襍袖今也繪陶復穴厥初居

應舉作詩宣美凡可放流才  
智皆足析破古圈何獨歌詩  
臣僕先徃一語不顛則咤之  
矣舜重瞳柳跖同之則爲賊  
子面蒙俱陽席似馬暴亂而  
已假有能爲三百五篇漢魏

晉唐詩歌儼若古人重起者  
余猶疑爲盜跖之瞳亂臣之  
面也而况赤白塗而圖像者  
乎陶子曰言則侈矣美矣天  
下或不用公言如用公言則  
若以斯禍燔盡詩書其不遠

矣余笑而不荅

嘉魚尹民興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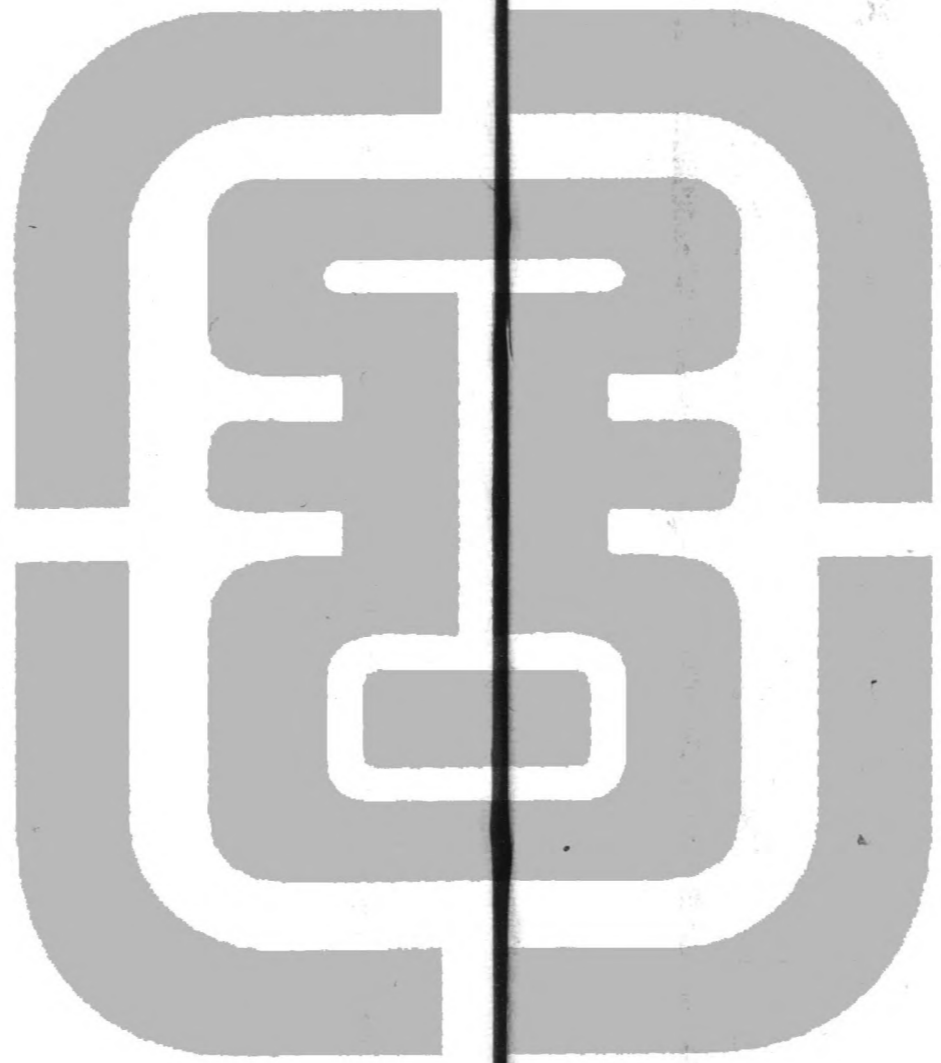


白言

典至不肖才下而有忘疾本非能讀父書者自年十  
六七試有司連倖冠軍已且以闡藝被賞於華亭章  
峩山先生既落薦卒收之使在弟子之列壬午督學  
高彙旃夫子大會全楚知名聯席講院極一時之盛  
典竊與焉於是先君子笑而教之以何遽罹變革歷  
數十季顛連於亂離憂患以應門負米為生不暇更  
求詩書於墻壁非獨其才下也晚乃見徵後車備  
諸王顧問淹二載辭歸始有侍柴桑賦停雲之歲月

而年已越六旬好紙筆遲矣迨丁大故偷活喘餘徒  
日抱遺文沾泣而讀念昔先君子當懷陵初年以文  
章進御聲動國門海內名鉅公作者學所爲詩文詞  
翰莫不折節愛重推爲張楚翕然有三絕之譽焉蓋  
嘗嶒岷文玷未爲不自立其家也典是以白首掩關  
慙辱負荷逡巡至于耄耄尚勉親燈火舉詩文中郭  
廓模範之可以學而臻者不敢以昏塞自恕也譬農  
家子鉏耨籌車之爲器渠疏艾鏗之爲工卽不能力  
穡有秋要當辨其名而肄其事亦曰農之子恒爲農

而已若夫匿形避照寧不自量之熟耶頃兒子輩奉  
友人教使具藁就正宗匠離匕敝帚十錄其四遂乃  
謬授梓人雖匿者猶多未知孰爲優劣而損養殮灾  
木顛驚名者之汲匕焉則亦何以爲耄人終掩不肖  
之名而遠姍笑也哉康熙辛巳天貺日石谿八十朽  
僖陶之典自識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文部

冠松巖文集總目

卷之一

論

卷之二

記傳

卷之三

序

卷之四

序

卷之五

尺牘 啓

卷之六

墓銘 塔銘 祭文 募言 儷文 雜著

冠松巖文集卷之一

寧都魏和公

遂安毛會侯

兩先生閱

楚長沙陶之典五徽父著

男 炆 煊 端輯

論

以瓦爲之則不漏論

崇禎己卯錄  
科第一試卷

今夫據九重而闡者六字之覆幬飛民之衽席也故  
人主臨宅天下嘗飄颻於弗一之心而綢繆於允塞



冠松若文利卷之一  
之地此端拱建中之所以貴室其罅也善乎唐諫大  
夫谷那律對高宗之言矣高宗出獵遇雨問谷那律  
曰油衣若爲不漏對曰以瓦爲之則不漏上悟爲之  
罷獵請得因漏之義以論高宗之爲治焉史稱高宗  
永徽初政有貞觀遺風觀其焚鞠杜窺望責王勃檄  
鬪雞導釁不令劉齊賢捕鷄媢使正人廣廈細旃之  
上諸所爲綱紀萬幾塞違昭德以思紹夫貞觀者其  
勵精誠未嘗少漏也迨武后得志三光下移震風生  
於後簾羣影亂於鏡殿諂諛姦利之浸入韓褚來柳

之寃沉刑賞生殺賢不肖之大端一汨於濁亂而不  
可究極豈非主德敗濫由密地之多疎也哉嗚呼高  
宗一人之身始終之際其判異若此則其初諫議迎  
機之對所以寤人主守正而窒其罅者誠莫斯言善  
矣夫以瓦爲衣其言似譎而垂衣恭己之旨實寓焉  
古帝王服御有制司服有官宗彝火藻衮冕黻珽所  
以昭度染彩具飭褻襲文章所以節禮辨名與用貴  
賤等差所以定分故三命異衡五時準議翠綉者朝  
臣韎韐者武士莫不衷於法象粲於威儀有以被萬

國而戢觀聽焉若夫從禽備雨之製蓋未之前聞也是以盛王隆治不出宮庭之修而甘露零其階和風鬯其宇鳳皇來巢而麒麟臻囿未嘗恃號猿之技以落走飛得吉光之裘以矜不濡也不可以思帡幪無外之道歟進言者所宜誠盤遊而申居極矣夫人臣以言事主苟極懈摯足以回天每在閑邪杜漸之際然而心膂大臣有時阿順不盡其力則亦事理之不可知也李勣與無忌遂良諸公皆佐命元勳當其徘徊廢立諸公皆以死執諍事將寢已而獨勣曰此陛下

下家事何用數問外人上意遂決嗚呼非惟不閑杜之又縱導焉亦豈遑慮盤遊之逸而責居極之恭耶且夫高宗天資可與爲善可與爲惡者也其始也用郝處俊之言而罷東西棚用狄梁公之言而斥王本立用劉仁軌之言而罔玷國體治瑕補過不可謂不賢也及任李義府而貶王義方之劾奏聽許敬宗而誣殲韓趙之忠良自是之後中外箝口遂踰二十年至開耀初李善感始一諫土木封禪人以爲鳴鳳朝陽邪正消長相迭代若是頤其時主德未盡移也何

李勣卒年上問何以諫稀勣乃曰陛下所爲盡善羣臣無得而諫遂致晏安熒蔽大柄內專旣高宗晏駕女主熾二十餘年之虐毒痛四海唐祚顛而復正其不竟亡者幸也涓也塞流爲江河吁可畏哉世之以言事主者能閑邪杜漸爲國家計遠慮豈不甚有賴歟故曰諫議之言雖譎而寓莊正之旨於端拱間者爲善寤主也彼恣睢拒諫與闕遺莫補者君漏仁而臣漏義也

荀楊之學論

運會不能無降升則學術卽不能無醇駁而要其正學之長存而不廢也有權衡焉故論世者辨之嘗嚴亦辨之嘗恕也堯舜禹湯文武周公而下學旣統於孔子正矣乃世方有管晏之學有申韓之學有談天炙輠堅白異同紛也之學蓋百家焉其間尊孔氏之業而能自拔於岐途者幾人哉秦火後二帝三王之遺緒絕矣絕而復續者賴漢興勸學明儒出詩書於墻壁於是斌也之士起焉然而文賦浸繁又流爲詞

章之學遂欲駕六經而軼商偃先聖微言復幾于晦尊孔氏者憂之當其時非深心積力以正學自信者又不克任也故先儒嘗以戰國荀卿與孟子同稱後代又以楊雄與荀子同稱誠諒其能毋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學源遠而流未分也論者謂諸家責荀卿言人性惡爲失大本言化性起僞爲不知禮托身黃歇爲不知幾此固荀卿之所不得辭也然吾以爲卽是三者用以出卿亦未始無說焉讀其書曰人皆可以爲禹皆有仁義法正之質是未竟指性惡也惡

者指其流弊也曰凡禮事生飭歡也送死飭哀也祭祀飭敬也師旅飭威也此百王之所同古今之所一也是未執指禮僞也僞者指其行之不誠也卿三爲齊祭酒被讒適楚遇春申君以爲蘭陵令不合於說士遂退而著書數萬言傑然不爲蘓張鞅衍之所爲曰粹而王駁而霸卿之志學亦未爲陋近矣唐倂曰孟軻闡其前荀卿振其後豈非有以諒之而特著之耶至若子雲者綱目書莽大夫矣又法言美新太玄擬易叢譏受惡雄亦何以自免於千百世之上乎而

吾亦以爲卽是三者用以觀雄之爲學可置彼而論此也夫雄之仕莽累於其始進也以王氏墮其汙有所不得出宋曾南豐王臨川嘗辨之矣明焦太史作子雲始末辨尤苦心而人多不能從此不必費辭也獨是其三世不徒官恬淡寡欲無求於莽者曾氏斷其非有懷祿之私是人所共諒也則以是而信其爲學之本原不亦可乎法言之作誦漢公者在莽專政時司馬氏以謂遜詞自合如是雄所云詘身以伸道者殆非飭也若夫太玄稱經門人弟子推崇之不自

雄安晁氏策士曰楊雄準太玄作易諸儒或以爲度越老子之書或以爲當吳楚僭王之罪譽違實而毀失真寧足爲定論耶蓋昔之君子論人未嘗不恕也試歷陳焉自玄授侯芭桓譚見之歎爲絕倫張衡竟以擬五經矣至韓昌黎好之尤篤謂侯芭稱其書勝周易是能知其師者昌黎一代大儒原道原性發明絕學其言如此豈漫然哉宋儒之辨學至嚴也而程子覩玄首美厥靈根之語輒歎稱其學地朱子亦曰楊子能推測陰陽消息之妙其思深也若子固乃自

謂學有所進每得之於雄推其言測之而愈深窮之而愈遠焉司馬公輯太玄集註至三十年而始成嘗曰吾於玄研精易慮屏人事而讀之徃復參稽然後稍得其梗槩觀其書合三才之道以爲一若地履之而不可窮若海挹之而不可竭也斷然以孔子沒後知聖人之言者歸之子雲由此言之宋諸大儒之契玄何其至耶學者誠致力焉臻其闡奧而莫逆於心未有不好之者不當以仕莽之故廢其書不爲盡心而以艱深同詞詆之自安於淺陋也吾是以特明夫

荀楊者一當戰國能自拔於縱橫之俗不失爲豪傑士一於競詞章之時獨營玄業不謬於經誠信之心而任之已非造作以欺人也荀子者吾敬其人楊子者吾畏其學也

豪傑識分論

豪傑處變革之際莫不思得志於天下而成敗判然者非盡其材之不逮由識不逮也夫臣人之與臣於人也其分相去遠甚惟自量之熟者能踐其分而不失其生平內不亂於覬望外之形勢不足以奪之也蓋莫惑於大統未集君臣未定之時矣天下紛也物情衆逐人也帝人也王也而孰知天之慎擇受命也甚於人之擇歸往英俊之立功名也艱於興主之成王業故其終也不可以智力爭其始也不可不以分

量審絜德量力自完其材以毋卽於覆敗者我思古人未易一二覲焉則嘗讀東漢書獨心企列侯馬援之克自量而明於擇主也方新莽運替之日山澤之雄起爲羣盜假漢號令盜名字者不可勝紀非獨赤眉銅馬之縱橫也當此之時誠豪傑耶正處身自斷之秋矣乃有益州述天水囂僻險處強帝制自命天下之耳目爲其震耀焉援與述故人而以客於囂實遨遊其間兩雄儼然欲以佐命待之願援方笑子陽井蛙勸囂勿與蜀結其明識蚤優於人遠矣及詣雒

陽上謁光武見其恢達大度與高祖同符遂立談而定君臣之契傾身佐漢功立名垂其伏波新息之有成傳千百世而猶稱者豈非自量之審於其始也哉若夫唐史所書李密事則固恠笑之而亦未嘗不哀惜之也當隋之末人心盡去唐太宗英武天授神器之有歸也顯定之矣密負出人之才慨然讀書發憤思掃除暴亂以有立於天下楊玄感翟讓元寶藏徐世勣之徒交推讓之奉爲盟主使擇主知幾但圖周召散悶之業孰謂其竟無成也乃覲望非常又不爲



長慮遠顧故鴻客山人也策之而弗應其招文遠師也語之而深致其誠旁觀者之諒密也蓋審矣夫何屢敗勢詘既驚服英主有真委身服事署爵稱公卒以初望不副自廢於反覆之逆施蕩然而滅其不逮馬援之識也相去豈止逕庭也哉雖然以彼蒲山世緒有志濟時非羣盜比也特以識不深至自卽覆亡身首異處爲天下笑蓋亦有可哀惜者焉予是以特舉此兩人之得失視古材傑邁時會而事功不立者多見其不知分非以成敗論也

### 三國材隱論

智謀之士蓋莫競於三國矣碩號爲才俊者頗多乘偏駁攻取之運冒難試紛以自取富貴敬身蹈道之事蓋不遑焉毋問其庇人而範俗也乃若有人焉砥同風之德躬行於割據之時用善世之心補救于潛確之地可不謂材且賢歟吾稽其時得二人曰田疇曰管寧者亂而能遠危機處而不廢成物焉則非當時才俊之士所得同日語也夫三國多材其初非不欲各樹功名也懲于孔北海禰正平與夫金尚田豐

諸人之禍知幾者乃不俟終日焉故繁杜堅訂全身莫與憂世劉荊州就侯龐公以言感之日全一身孰與全天下龐曰鷓鴣鳧鳧各得棲止而已連彙高翔視溝壑悠々耳誰復望隱身者之留意斯人也哉若田疇則不然疇初受大司馬虞禮遇將事之佐立忠勲及致命長安得報而返虞已被害疇慟失賢宗藩大仇莫報不忍更浮沉此世於是率宗族鄰從入徐無山中營深敞地以居躬畊養父母修行仁義數歲間遠人歸之者至五千餘家乃爲明約束立紀綱戶

勸農蠶家興絃誦婚姻死喪宴享之禮咸有典則比於淳古小邦至道不拾遺北邊翕然服其威信嗚呼當此之時徐無山中別一覆載是疇以弘濟之略妙運於山中非惟閭於擇木者之所不建而亦豈徒潔身葆晦之區々耶竊嘗挈志比德庶其雲鴻相望者則惟遼海管寧當時所稱人龍也寧揮金却魏勵志於古之聖賢其遠俗獨立何疑乎而於物我同善之懷固肫如其未置也聞公孫太守度威行海外接賢士大夫甚恭褻裳從之蓋資其肅清以行吾禮樂也

然寧與度語惟談典章不及世務避虛館不居廬於山谷與鄰里講詩書陳俎豆修威儀親遜之事由是度安其賢民化其德避難者來依遂至成邑一時遼海間風移俗易宛有鄒魯絃歌之遺咸咏美公孫太守而不知抒阜人持世之略於晦處山谷中者勿安之陰行康濟也吾是以論三國之賢惟寧與疇善用其才亂而能遠危機處而不廢成物誠絕軌也若徒稱其貞操遠蹈以爲超然濁壺之外亦何足以盡量夫材賢也哉不然彼張旃與范輦之雅節照高士傳

有餘矣

閩統論

正與閩其辨微也而均之有天下之重議論家徒致  
詳於正統之說加推崇焉吾以爲按實而求得閩統  
者其屬重尤爲不易居也何也統不能有正而無閩  
者天之道也亦順其所以居之者何如耳前世正統  
之論申引及覆蓋莫備於歐陽氏矣其言曰唐虞之  
禪三代之相代至公大義較然著乎萬世不待論而  
後明其帝王之理得而始終之分明也嗚呼自三代  
而下得統者必待論而後明其至公大義合與否可

以概矣然觀歐論篇中亦未嘗歷指列世孰誠正孰誠閏而但取前人持論是非不公者著三可疑焉曰周秦之際也曰東晉後魏之際也曰五代之際也謂秦親得周而一天下其迹無異禹湯而論者黜之以爲閏是可疑以東晉承西晉則無終以隋承後魏則無始而南北史各持私說是可疑五代之得國雖異同歸於亂賊而議者獨以梁爲僞是可疑夫論爲疑設疑前人則欲與後人共相推明而衷之以定論也故不必歷指其孰誠正孰誠閏惟以三可疑衡之凡

得予之以正者大指歸於明始終之分得帝王之理而已此正統一論歐陽氏申引反覆言之備而無以過也而因思閏統之說正有不可忽視者宜推論之以相發明焉夫閏統泄世旣主生民其有天下之重亦豈與居正統者異哉古御宇之主取與分合事變雖不同而要之祚久者必皆受天命而興也統之不能正而無閏猶歲之不能不資閏以有成也觀夫歸餘置閏而後知受命當其時者天道之不得已也勢也故三歲一閏五歲再閏十有九歲而七閏則氣

朔分齊是爲一章凡此餘月日月星辰之行寒暑四時之序農桑庶務之致功非獨與平常朞月森羅無改而且節候由之弗差人事由之得所是古聖人明時治曆以有補於天道之裁成者莫閏若也以此論統自漢以下又推而下之自唐以上又推而上之足與至公大義合者幾何歟其適當閏運而盡心民物澤被寰宇者正如得餘月七政之能齊四時之咸燮衣食禮義之畢臻庶其體天之命亦不愧夫得帝王之理矣是天付以天下托之重而居之尤不易者莫

閏若也故曰統之閏歲之閏皆天道之不得已也勢也嘗卒讀歐論其末且恠學者多引五德相勝以立言以爲非聖之書而曆師之術也若乃因閏取義本古聖人定時成歲之法責實以求使居閏者誠求民莫體上天之命紹古帝王之心而不負有天下之重則曆數所移仍與天合雖千百世有定論焉誰曰閏可易居徒黜其不明始終之分而不進以得帝王之理也哉

獨夫論

孟子曰商紂獨夫也武王誅獨夫未聞弑君也世莫不奉其說及蘓氏著論謂武王非聖人則皆駭惟以爲創異竊嘗思之兩言固不可同而於名實之間各有屬而互有告誡者其旨未嘗不相通也夫君臣之分萬世之綱常也烏有立綱常之聖人而肆然弑君者哉危乎獨夫之說蓋亦有在矣承乾馭世本謂一人以其弘撫萬方而怙冒億兆也薄海內外天戴之父母仰之臣妾而翼衛之上德下共古親長之誼其

交乎可觀也奈何紂以敏辨過人之才徇違道作荒  
之事自謂我生不有艸菅其民於是億萬人乃億萬  
心伏象魏而扼抱樂器以奔者親且亟離焉黔黎疾  
首疇復奉之爲天仰之若父母而樂爲之臣妾也哉  
嗚呼此獨夫所以稱也孟子斥其實以爲在上者警  
告之若曰君苟失道天下背之非后而仇雖有近幸  
環視而莫能庇彘而子喪至於如此不可以不誠也  
而亦隱其義以示人臣之適值事變者宜審義度德  
毋藉口焉南巢牧野由其自絕於天非後人所得援

之以爲故事也夫自伊初以來玄德升聞登庸受命  
者是謂聖人智勇天錫薦代重華者是謂聖人然帝  
降而王當明德之世已有家天下之疑矣果非有私  
於天下也而天下羣往之則亦前古聖人所樂接踵  
而升者也蘓氏特破庸常之論謂武王非聖人明其  
不暇與古合也其言曰天下無主有聖人者出而天  
下歸之聖人所不得辭也而以兵取之而放之而殺  
之可乎且曰伯彝叔齊之於武王也名之弑君至耻  
之不食其粟而孔子予之蓋辨其名以示世之爲人



臣者當事會之集遂假專弓以規有天下翹也然以王命自處而不知持吾嚴論雖有大功德若湯武者猶不以聖人予之也聖人者綱常之準所由立也而亦隱其義以悟人主苟不修德彼闇奸之徒樂旣伺隙反指聖人之法而托詞以興者蓋不乏焉不可不以君道自強也故曰孟蘓之言隸於名實之間各有屬而互相告誡者其旨正相通也夫君之不君莫甚於春秋戰國矣而猶幸各君其國分保土地人民非若專擅暴虐如桀紂者之在其上焉東遷後五百餘

歲間天下之苟以紓禍者上無獨夫之實也其後合而併於秦乃不幸委命於虎狼矣迨分而南北苦樂亦少殊焉復合而歸於隋煬其惡殆浮於獨夫弗忍道也嗟乎專擅暴虐者其逞毒固若是並百戰而得之並二世而亡之豈非自絕於天之深而天乃絕之之速乎臣之不臣亦莫甚於春秋戰國矣而猶幸有霸者焉壇坫之約郊野之師各分用以姑繫不幸至於漢魏莽操接迹若循環然遂致南北之迭代五季之亂攘動稱湯武濟其悖逆并空名而敝屣之五常

盡敦而三光愈淪則誠令怨湯武之不為聖人矣

冠松巖文集卷之二

寧都魏和公

遂安毛會侯

兩先生閱

楚長沙陶之典五嶽父著

男 爝 煊 端 輯

記

嶽麓山水記總叙

刺嶽麓志

嶽麓在湘江之西一名靈麓以其承跗衡山是為嶽足離七十一峰濱江而立傑然自為一峰高明廣大

具嶽之體踰湖至於長沙望鬱葱江岍氣象爲之一  
開蓋表控扼於南服矣自平地以取山巔可七八里  
蜿蜒而降舒岡布巘以山稱者爲大天馬爲小天馬  
爲官星爲人字爲碧虛而橫秀於外者爲玉屏最凌  
虛縹緲而獨以峰稱者爲雲麓此皆天作之勝也其  
因人事而彰以洞稱者爲抱黃以蹊稱者爲禹蹟以  
谷稱者爲蒼筤以峽稱者爲清風以林稱者曰道以  
嶼稱者曰西其支出者爲金牛金盆諸嶺迤而右翼  
之以達於靳江其遙至者爲圭峰雲母諸山趨而左

衛之以達於滌潭而交滙於湘江以成麓山之門戶  
凡巒壑之大概在是焉若夫巖竇之源則玉流飛布  
銀漢落天觀竒矣乃更有泉曰白鶴滙而爲蘭澗爲  
石瀨爲清心濯纓池其外更鑿沼導山中清流以爲  
澣菑之地曰曲水是又澄淵芳潤之溢於山靈者其  
表裏可測也而山水之發靈傑於人與人之增高深  
於山水也則莫如天下所稱四大書院之一曰嶽麓  
書院其地爽塏其林蔚茂惟宜學聖賢者之所游息  
考宋開寶年太守朱公洞勅建書院講堂肄士其中

凡殿閣齋祠亭臺軒沼之宜有者先後制成備當時  
名臣大儒師帥潭州倡道講學奉 詔賜額頒經聘  
山長立三舍法極一時之盛語詳書院記中歷元與  
明代有修舉大率自書院講堂文廟齋祠外諸所爲  
軒亭臺榭照耀於巘谷間者多廢不復葺今丹雘煥  
然文儒蔚起雲霞蒸變之氣山川復爲之改色固未  
可以登臨遊覽之地概之也雖然遊覽亦有道焉山  
之以峰稱者雲麓也雲麓高出羣巘石骨竒拔絕磴  
巉懸登者易倦苟造極則衡山九嶷蒼梧之色在其

南赤沙青艸洞庭之波在其北天空氣灑萬象森呈  
視洲浦之漁村烟寺嶼樹帆檣隔江之城郭樓臺人  
民闐闐並在衽席下此而縱俯仰千里之目披瀟湘  
八景之圖而後知疏鑿之所以勞封建之所以與星  
文之所以映草木之所以芳風土今昔之所以異名  
山德業之所以垂才人遷客之所以畱連仙靈秘跡  
之所以出入庶幾於曠覽有得焉至其間亭榭寺觀  
向爲觴咏之資與夫黃冠緇衣之所聚處自晉以後  
至今千數百年廢興相嬗或髣髴遺墟或傳聞記牒

付之不可得見斯已矣惟是大禹隨刊之碑亭朱張  
講學之舍陶桓公射蛟除害之臺六君子以下凡有  
惠於教育者之祠之蹟日月爲昭湘嶽並永不可不  
常新也蓋茲山之高明廣大實與古聖賢名臣碩儒  
所造就事功德業相爲映發自昔引匡廬白鹿與之  
分勝非但擬於大別之當鄂州也故麓山之重於衡  
嶽爲負荷於洞庭爲敷抒予故先總其大者而叙論  
之而分紀其洞壑林泉之目以系於後云

### 大小天馬山

從下渡過橋洲達于岍盡平塹約二里乃入谷口行  
田村中遂不見峰色稍前將抵禹蹟蹊一角露青自  
山右逶迤西南出雙峰隆起而中窪向東北者首稍  
昂投江而奔有騰蹕之勢其形似馬若先驅開道者  
然是爲大天馬山其下一岡紆折亦聳兩巒差縮形  
勢絕相類曰小天馬山從外觀之皆可指數

抱黃洞

抱黃洞在禹碑北邃谷中窈石虛宥亦堂亦與自昔  
 為煉師所居有冲舉者以抱黃名而因有萬壽宮崇  
 真觀之構居者既去宮觀尋墟於是蛟蟒之妖竊據  
 以為宅晉都督陶桓公鎮郡時引弓射蛟應弦而殪  
 巖谷為之廓清美箭蒼松復臻遊勝其後宋端平中  
 山下鍾尚書特署簷簷之谷名理宗帝預灑吹香之  
 宸翰而洞壑之遇斯寵絕矣

惜今燕塞  
不可入

簷簷谷

簷簷谷在抱黃洞口宋仙巢先生鍾尚書間居處舊志云香風紫霧曲澗清泉冷冷相襲動人世外之思宋理宗有詩云放鶴去尋三島客任人來看四時花上有吹香亭吹香字理宗爲防禦時題贈仙巢先生者今廢

碧虛山

碧虛在雪觀左宋道鄉臺在其右兩山環抱清邈之  
氣非纖塵所得干其上多修篁碧樹下有白鶴泉有  
蘭生于澗清風石瀨相屬而成佳境其上爲講經臺  
其中爲嶽麓寺北海碑云雷激庭際月飛窓裏可想  
其概焉南軒云麓山景趣在道鄉碧虛間建亭高處  
名風雩蓋會心超曠踞茲山之絕勝焉○白鶴泉在  
風雩亭下泉出石竇甘冽絕倫嘗有白鶴守之刻石  
記其上昔人謂冷煖與寒暑相變盈縮經旱潦不異



蓋山中第一芳潤也。○石瀨在清風峽下，泉流觸石琮琤有聲，是爲石瀨。南軒游息麓山時，最賞其處。有窮年竹根，庠和我讀書聲之句。○蘭澗又在石瀨下，芳清可鑑，修澗盤紆，承鶴泉之素源，敷湘蘭之紫跗，直瀉入雨花臺，可知泉流之潔，與碧滋澹漸矣。

### 道林

離碧虛盤紆而下，衍爲平拓之區者，道林也。林蔚茂而谷幽清，得碧虛之氣，大江在其襟袖，雖橈楫亂流，風濤飛雪，而深靜自如，可以體道。杜少陵花鳥友于之句，非身歷其妙，不知唐馬燧作藏修精舍，名曰道林，有以也。當時有四絕堂，日新盤等勝蹟，久廢。山坳有道林寺，今學佛者猶能循其故處，結廬建刹，而精舍遂無繼者。或曰：有待而興，今豈非其時耶？

雲麓峯

雲麓曼絕諸巒石骨巉峭非遊展所得狎登絕頂望  
南嶽以上之山三江以下之水杳靄空明千里在目  
其松篁嘉木之蔭多由昔人種植而成明隆慶間有  
金道士作雲麓宮鑿石構殿覆以缺瓦其受漢凌風  
縹緲可想金道士栖真於此多歷年所張陽和殿元  
訪之與語契合道士名益以傳巖右有石縱橫二丈  
飛巖外平砥可息土人構亭其上瞻望衡岳而拜曰  
拜岳石殊韵益茲峯巖壑之峻本於雲根而其佳勝

亦在石云

清風峽

清風峽在嶽麓寺前雙峰相夾中有平壤縱橫十餘丈紫翠菁葱雲烟載目登其上望雪觀風雩則停雲撲翠望蘭澗石瀨則濺玉飛花雖橋亭久泐而勝韻自存也當溽暑時清風徐至人多憇休故名以此得

玉屏山

玉屏嶽麓支山碧嶂平開秀如琢玉獨離麓崢嶸立  
若自致青雲而以器業顯其門庭者昔人題咏云玉  
屏山外一峰青美其能不附麗也

湘江

合瀟水蒸水而成湘乃合沘淥諸水下合靳水至長  
 沙而澄泓漾碧是為湘江湘中記曰衡山東南二面  
 臨映湘川自長沙至衡七百里中有九背故漁者歌  
 曰帆隨湘轉望衡九面此言湘之與嶽為滌洞也水  
 經曰湘水北逕北津城西西對橘洲又曰北會瓦官  
 水口為湘浦此言湘之與嶽麓為渟涵也又曰湘川  
 清照五六丈下見底石如樗蒲五色鮮明白沙如雪  
 赤岍若霞此合麓江東西而寫湘水之至清而呈奇

也是則嶽趨於江而爲麓湘會於麓而爲江湘與嶽之相成可考也夫水至於長沙將積爲三江放爲重湖氣非不浩淼也而洲浮橘樹潭馥蓮花其芳清容與者殆一與麓山之泉澗潛相澹漸故麓之德嘗新湘之氣嘗靜也若夫沐浴星雲湔淘今古湘之貺湖南也無涯矣

橘洲

上中下三洲沙石團水面而起可十里承平時居民百餘家望之如帶實不相連橘洲在下水極泛時洲獨不沒昭潭無底橘洲浮古志之矣洲盡處有寺曰水陸寺後爲拱極樓江心樓閣受麓色最親而風烟排蕩波月光連尤爲曠絕視柳下漁舟晞網落日圖畫天然樓上嘗有人書聯於壁間曰五六月間無暑氣二三更裏有漁歌此真景也寺閣數毀於兵亦數經修葺人家今存者十一若橘樹之族不知化於何

代矣

飛來湖

飛來湖在鳳陽山前橫塘數畝小成湘碧可釣可泛  
江臯重岫旣遮斷大江嘗星月倒映鷗鳧宿烟一泓  
之清勝於千頃宋洪覺禪師有詩云連蕩蒲秋色小  
艇藏菰蒲想見當時此湖殊不寂莫今荒若閒田遊  
者不顧山水之顯晦因時蓋不獨茲湖爲然矣

附  
瀟湘八景

古長沙南盡零陵北踰下雋瀟湘二水合而入於三  
江達於洞庭蓋湖山千里八景皆在其境中若攬勝  
麓山近者襟舉遠者睇收莫不奄而有也是八景宜  
系於麓八景之題咏宜系於麓之藝文米元章詩王  
威寧詞而外作者如林不勝採矣姑輯其見聞所及  
者資登麓之覽吟亦足以睨山川而開懷抱也



嶽麓書院本末總紀

四大書院之重於天下也其來舊矣其三皆經始於其鄉之人獨嶽麓初自宋黼守朱公洞歷元明至今垂七百有餘歲造士之澤故其事皆主於公府中間興替相乘而斯文未墜若中天之日昃而復正山之靈人之惠也舊志紀詳矣古昔規模犁然具在稽沿革而其事可循按年表而其世可論披列傳而其人可思思其人則有若宋楊文靖朱考亭真西山諸先生之爲師帥則有若宋胡文定父子張南軒明王新

建張殿元鄒忠介諸先生之來講席則有若朱周監  
簿式顧廣文杞歐陽進士守道明陳太學論諸君子  
之爲山長百世而下星緯列而泰岱瞻焉循其事則  
宋開寶至於淳佑太守朱公洞之刱建李公允則之  
繼興安撫劉樞密之復創朱文公之增建與夫潘直  
閣之繼修吳運使之興復並覃惠心而最著者莫如  
二守二安撫之澤爲不可誼迨元惟至元時學正劉  
君必大延佑時別駕劉公安仁先後爲之重建厥制  
雖未脩殆亦有功於前人矣明則自成化迄於崇禎

二百數十年間太守錢公澍王公瑄王公秉良孫公  
存季公本吳公道行王公命卿潘公鑑髡司馬楊公  
茂元別駕陳公鋼李公錫司李彭公琢林公正亨翟  
公台寧公繩武邑令唐君源張君明憲黃君承中或  
鼎新或修葺或增置齋閣或購置餼田皆各有經營  
而最著者莫如錢王孫吳潘季六太守與楊髡丞陳  
別駕之澤爲不可誼其他旬宣觀察於此者則兵憲  
卜公相石公維嶽學使陳公鳳梧許公宗魯高公世  
泰是皆功在嶽麓而與教澤並垂者也吾因是論世

而深有感於宋咸平紹熙之際矣其時政教修舉真宗特從李允則請爲嶽麓增額頒經賜中秘書立三舍法至召見山長拜官賜對衣鞍馬恩數最異成就人才之心抑何盛耶及晦菴安撫湖南更建講堂增精舍廩聚生徒學者雲集至千餘人一時輿馬之衆飲池水立涸遂有瀟湘洙泗之目而當時巍科大節亦多出其中其後教不建古事稍陵彘然至明中葉浸還舊概若興學舍建講堂請賜書置山長如白鹿洞例將與宋北隆其殿堂齋閣亭榭軒臺之宜有者

視昔加崇飭焉嗟乎廢興之際豈非時爲之哉初者功勞繼者功永前之人有賴於後之人後之人復有賴於後之人此七百有餘歲造士之澤所以垂至今而卒不廢也方今 聖作右文人知嚮學政教之修明將媿休於唐虞三代大中丞丁公以詞臣宿學來爲開府下車綜數大興革外卽倦 育才造士進諸生於節鉞之下而教之明年賓興湖南雋者十數人皆公門下士於是過嶽麓之庭慨然思鄒魯之舊乃疏滌林泉修復書院講堂禮殿祠亭諸制增華補略

丹雘璨然益大徵七隄二州之士肄習其內膏火廩給之復爲置田垂遠士蒸匕起焉大中丞將以增額賜書廩士之例仿宋制而請於朝吾知多士快覩師帥者西山考亭之儀型遭逢者咸平紹熙之盛事其造就可知也然予讀明李文正公書院記云晦菴爲安撫重建時學田至五十頃廟舍至百餘間歲月浸久爲僧卒勢家所據若是哉籍之不可去歟請爲述掌故以示來者知山之靈與人之惠如此

夢遊四嶽記

燕邱舊藁

歲辛酉春二月梁園客倦亟求歸將父裝且治會主君啣命出不得卽辭閒過友人程子德基謀爲西山之遊訂期三日而德基以他事不果徃意惘匕不暢自維平生虛期五嶽僅少時從傅中丞幕府一登祝融其時金戈克斥烟水凄迷已非開衡雲觀日出之勝情矣垂老北來欲一看西山霽雪且失之矧峩峩四嶽願豈易畢耶及夜就枕纔交曉夢出溝河柳色引人輒隨新綠邁徃抵一縣郊人庶熙穰問之曰

此曲陽也望見東北隅大山傑起綿亘修袤宛有率然之勢心憶興志所稱北嶽恒山乾門坤軸者此其是歟念未携侶裹糧不卽由此濟勝俄而有一人黃冠羽服控雙雀下於雲層遙以手招予三招而予忽與之接請姓字曰子不讀列仙傳有恒山道士商容者乎吾知子固嵩山伯弘景之裔也素有志五嶽願今頭白待獨立之日短豈尚暇遑遠遊願以今夕輔子一盡天壤大觀其勿訝於是出壺中丹調清泉一勺飲予曰服此登眺連日夕不渴饑乃命乘雀四翼

並鼓騰入半空雀舒翼而翔如安流放棹倏抵先所見大山謂此固恒岳也相與降乘縮展行烟巒霧磴中經數十折祇覺冉冉馳雲是時春融谷氣不肅隨道士循丹崖覓十九種神草有泉曰太玄道士得草輒掬泉灑其上予妄意子瞻曾於恒山得雪浪石或可復遇見白石則審視之聞此山且產嘉玉昔傳盛出珪璧特爲慕容儁作符命而慕容割據未久疑此事矯飭踰一切數峰起當面頗有概延佇久之道士曰山中嵐翠不足煩周旋當舒目天外遂趨絕頂指

予四望乃知此山包括五龍劈冀魏截幽燕臨岱俯  
趙負海而拒河襟帶之遠經綸中外焉壯哉河朔雄  
風隨王氣而盛者可以曠覽古今矣于時予心忽別  
有所感因追懷此土遺事爲一憑吊劉越石顏杲卿  
云道士曰嘻宇宙之大山川人物係感慨者何限此  
特發端耳導子御風可須臾千萬里盍遂東登岱宗  
乎語未畢而齊魯之青已在目前矣道不由五十八  
盤徑趨天門窺石閭換眼觀周秦吳會望黃河如帶  
之水觀扶桑破夜之日瞻徧雨天下之雲信叅天長

嶽而總神靈者有以焉予因誦少陵造化鍾神秀陰  
陽割昏曉與太白精神四飛揚如出天地間之句道  
士聽之謂予會心旣遠矣其他巖壑附以著名者若  
蓮花明月石經黃峴白雲水簾與夫秦松漢栢禪臺  
亭幃之蹟皆可過而不撫也呼茅龍來卽取道西上  
太華爰披霧市登雁峰引袖拂星倚巖睨海竦鳧盪  
胸萬緣俱肅視削壁下一岑差爨云是陳希夔送張  
乖崖處彷彿雲氣中有人笑語乃攀陟仙掌坐眺蓮  
華明星玉女諸峰神理鳥奕過日月崖蒼龍嶺則又

竊歎精華天矯宜百寶蔚生而靈棲不測矣古拜嶽者因山以識衣冠文物之盛夫豈漫然也哉劉夢得謂能令下國人一見換骨但不知遊太華人幾輩骨真換耶若夫五千仞之上自昌黎痛哭垂銘後未聞更有梯巖窮險者矣道士微笑不言旣而曰韓退之題名嵩山記龍潭遇雷事刻石柱甚悉非獨遺銘太華也從茲出洛嵩嶽非遙韓題猶在可往觀卽了今茲之事也俄風起雲生身行縹緲若與道士相失少焉聞呼聲曰止身頓落道士固坐待石上問此何地

則嵩山天中之門也遂先過天封宮索觀石柱韓蹟固宛然未滅其言述遊潭上時有聲觸龍怒致動雷霆誠後遊者知所敬慎焉乃還至原處坐領山光涵厚博大舉南北決漭嶒嶻之山川退然各循其次於以見中原之形在德非險九州維豫義取安舒誠萬世莫麗之正不可得而變也道士以爲然因東指一山曰太室西指一山曰少室二室相距可十數里謂空洞相絡其下且有仙館故嵩嶽獨以室稱予視秀峰羅列方攬結不盡道士屈指三十有六凡竒絕者

必一陟焉所過雲木清華處輒聞妙香飄出林際不可尋擷道士曰此三花異樹也固不易見益探奧深遊則往也有人松下賭碁樹間橫笛世傳浮丘丹丘之家多住嵩山茲豈其徒歟最後抵一山椒極舒豁雅宜矚遠俯下方林岫墟烟歷也與道士憇而談曰此名望都峰大陵之外隱如車蓋者洛陽也稍近而隆然分三門者陝州禹跡也岡隸於輦而往復有情者轅轅十二坂也今試與子更極目焉東望竹川則虎牢成臯之戰圖也西望華陰桃林之塞在焉北望

濟源晉文伐原示信霸者之遺烈不猶可想見歟南望南陽若書臺草廬人所共慕而劉子驥却聘事父之隱居宜子所尤佞徊者矣予曰惠我哉今茲之遊其大成矣蓋予生長湘麓局脊若蝨處房中自少迄壯且更亂離憂患束縛顛連以至於老兢也保先人東籬事在一室思對河山嶽瀆質生平以舒皇覽將遂無時幸賴茲遊得盡觀四嶽視昔登朱陵一角意豈能廣自今湔汗廓礙庶幾窮老幽獨有以自慰焉予何以報道人哉語已再拜道士不見予亦驚寤視



曙窗初辨色疾起仍篝燈援筆而爲之記以示德基

松雨樓記

歙州江子文山往居其鄉之溪南獨掩關讀書求志  
視古人所爲顛植躬澤物者輒取以自勵焉距溪南  
三里曰華山有石竒峭號仙人石其上虬松百植冠  
列巖岫森然不與凡木伍微風時至則灑灑作雨聲  
如施霑潤者然江子心賞之欲構樓棲息其下擬顏  
曰松雨蓋適會其平時自勵之意也旣而避地邗江  
鱗匕闔闔中買宅以居山間樓旣不克就且不復如  
溪上石林有松風可聽間一從友人尋隋堤藥圃之

勝滄然陳跡意亦殊不強無已則一上高樓騁望觀  
東北雲山蒼莽忽動遊萬里之思於是渡淮轅北歷  
齊魯燕趙拓河山海岱之大觀瞻聖賢豪傑之故里  
求慷慨悲歌之古士而皆僅披其梗槩惟過泰山望  
岨峽梁父松色鬱々見嶽頂雲膚寸起輒徘徊不能  
去云旣客金臺落匕未有所遇乃更之塞外遠攬夫  
餘烏桓黃龍黑水古邊堡形勝地一大舒吟歎以歸  
噫嘻此非文山平日素負磊砢壯節而能澆試於風  
霜之途輕邁徃若是乎故其返江都也才日益老識

日益練非甚同志不相遊從聊坐宅傍小樓仍與古  
人相晨夕覺故山松雨時在几研間因卽取舊所擬  
樓額題其小樓以之寄意蓋終葆其貞以自立終蓄  
其有以待施也而文山固曰吾不忘丘壠此所以志  
耳夫夸四并者務兼良辰之權據百尺者但有湖海  
之氣其與丘壠何涉哉必若許氏南園使人望其亭  
臺竹樹而皆生敬愛之心斯海陵之澤流美無窮也  
今江子所樹立誠碩茂矣如究其材任暘則蔭千里  
寒則庇萬間何論一鄉一曲則志行名遂後雖開綠

野醉白之堂可也是時當有被其澤者爲君記之

碑記

清復大司馬前沔州守章公生祠碑記

沔州古無畏壘之祠有之自華亭五公始五公者孫  
公諱□袁公諱□徐公諱□張公諱□章公諱曠皆  
同里人前明先後牧沔並著遺愛於其地而章公惠  
蹟更駕四公上士民至今歌思之此故有專祠云章  
公字于野號峩山明崇禎丙子省元成丁丑進士文  
章衣被天下而兼文武才優擅牧禦初通籍守沔年  
纔廿有餘歲爲政風流恢七游亦公餘輒進諸生焚

香講藝得佳士如親子弟嘗資膏火有繼不使以衣食亂其心由是後雋烝起科目接踵而興當是時賦役繁劇苛責長吏動呈文網則非徒飭儒雅所得支公特立無欺爲賦春陵署下考上官重之卒賴蘇息數巡行藪野藹接父老詢利弊事倦匕旌善策脩胥隸之素惠城社潛叢簿爲虐民之暴桀奸慝尤無良爲民害者並立置於法痛斷根株不少貸風清弊絕俗盡趨良此其大較也蓋公自崇禎戊寅蒞沔覃惠凡七年鉅細靡不周不能枚舉要其澤人之思浹于

心髓以故當公在任時士民卽已醮貲立祠巋然輪奐南面肖像肅如州庭名曰生祠益香瞻祝非湯循故事也會潞藩祿米派在沔州者歷設中官二人分駐仙槌沙湖兩鎮假追呼生事動用非刑目無有司民無所告訴公愷切敷陳力請於上身任徵輸逋則伏罪乞題達撤太二閹嗣得俞命兩鎮頓出湯火桃鎮民因於其地另建生祠以永尸祝抑又卓然有造者矣迨壬午以後兵興亂起公乃出胸中武庫籌畫戰守練鄉勇數千人自成一軍用豪傑盡其才御士

卒得其心寇至則躬擐甲冑堅立矢石間指揮進退  
賊宵遁訖不敢逼沔城保一州生靈不被寇禍鄰近  
邑且恃沔爲障不搖于警以是前却闖賊有守禦功  
後驅獻賊有恢復功驛聞擢僉事道分巡荆西公文  
武弘略至是乃盛彰沔自是乃不得獨私公以爲我  
天矣濱行攀卧逾境千里不斷旣忝父老子弟相與  
沾涕曰自今惟晨夕洒掃祠宇瞻奉公威神嚴香火  
垂千萬年耳嗚呼不朽哉終不可諠其是之謂也試  
觀公旣歿于王事壬辰夏門下義士董君啓行扶櫬

過沔沔士民萬衆會哭于舟次咸盡哀公之感人不  
可以見乎以何歲月浸深人代遷換昧分義者竟廢  
官祠爨爲民宅冠裳中乃奮起而亟爭艸野輩亦不  
平而舉義矣於是有康熙三十一年清復章公生祠  
永托居守之事公議勒石詳記其本末以爲久遠龜  
鑑焉按祠建於[ ]年士民公購庠士梁岳生宅舍  
基地凡二間因其廣袤拓造一新近歲梁氏裔人謬  
誤復稱主售之陳姓某廢祠匿像改爲宅居且倩人  
朦乞官照與得永據未幾居者與所倩人相繼死咸

元本卷之二十一  
二八  
曰公陰殛之神靈哉。[ ]年[ ]月合州紳士耆民出  
詞公首荷糧臺馮公某州主晉公某嚴行稽詰像始  
出陳姓人亦頗自悔怵願避去公議稍平仍量償修  
葺之費曲全之馮晉二公捐俸若干付董君購材廩  
匠繕固棟墻易敞增新重設筵几迎像臨御復正威  
儀衆請董君父子自沙湖移家入祠永托世守俾毋  
侵墜糧臺州主印照批詞煌也千載鐵案自今章公  
之神庶其妥乎後之昧分義者其知懲戒乎嗚呼公  
起家刺史歷官至大司馬加太保爵位日崇然自出

汚後身在行間經營楚粵至于鞠躬盡瘁以終其忠  
勲揭日神固在天當不獨留此一方也而汚實公棠  
芟之地禋享所通福我庇我雖千萬載禱之必應則  
賞善罰惡赫濯如一日人可不過廟而憬然也哉五  
公祠舊在東門外與樵鎮另祠皆毀于燹修復姑有  
待惟此域內專祠經合州公舉奉當道清復關係永  
久其共事襄力有功於祠者皆得書于碑陰湘西舊  
門下士陶之典拜手譔

長沙罷丞董公德政碑記

古稱貳守曰上佐與二千石同宣教化凡罷之政事  
短長利病得叅校焉職任綦重矣其在長沙爲楚南  
第一大隄素號盤錯自國家分轄置臺臨以憲府藩  
臬諸上位風紀政令之所施被益綜密震疊吏民兢  
兢焉於是罷司馬能究澤于其民也又非特股肱太  
守助致穎渤之治而已耳則今長沙士民之所以歌  
思董公者按其惠蹟誠不可誼矣公從龍世胄當代  
才子生珥貂樹戟之家若習閭里疾苦然者而又肆

元松岩文集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力文史奉太公大中丞庭教惟勤觀其負康濟之略  
才誠並茂蓋天授也自初仕奏最擢貳長氍旣下車  
周視民伍憔悴劇甚欲陰紓之故爲政風流若白江  
州之從容山水謝安西之歎詠座間使一切塵不得  
近寓廉正之意遠矣由是而清叢薄而揭覆盆而式  
士廬而崇黌構而驅魍完穀而戴星寒帷四時之春  
常在凝香畫戟間凡三攝州邑一蒞太守堂遠邇頌  
聲纏綿於道路者美不勝書而長沙士民則曰吾儕  
之所以蒙庇厚者尤在公之善達隱伏而贊以和寧

也夫以憔悴困劇之民人當綜密震疊之政令公獨  
以才望優清玉立其際爲上位所共推諸執事有委  
曲不得卽達于上下有委曲不得卽達于諸執事者  
一賴公左右而宣洩之恒化巨爲細變呻爲吟規其  
氣象何啻清風之解煩燠凌雨之得帡幪焉因以思  
古賢相如姚崇李泌諸公功名皆先見於爲長史司  
馬時必若是而後爲不負其丞也哉公蒞長八年士  
民愛戴之深與昔楚會被太公大中丞功德同一慕  
戀今公旣擢尚書卽濱行憲府念邵陵瘵甚欲借公



樹南國之棠力請于上 聖天子知其賢金璽褒嘉  
特降俞命旦晚彤帷視聽雖二天在望勢終不能遂  
攀卧特紀德貞珉志頌且祝義至永焉漢黃次公爲  
罷有異等之効賜爵侯游至登庸而史傳所稱第曰  
所居民樂所公見思然則紀去思將必副其實以風  
百世非徒區也云者此又長沙士民有望于後來者  
之深情也于是以并申言之公諱紹舒字醇菴盛京  
人由胄蔭

龍牙寺重修遯祖塔碑記

唐司馬頭陀相度楚南山川之勝宜爲清淨寶坊而  
必不可葬于民俗垢染者寧之大瀉外則莫如濱江  
之龍牙山稱勝道場地古建禪寺後代賜額延祥表彰  
焉考其初開著蹟之異髣髴大瀉蓋山川造設以待  
有道之人非偶然也頭陀初得瀉山以告百丈丈住  
緣不叶卒歸祐祖及繼得龍牙以告圓暘暘住未久  
遂歸遯公則遯公之稱祖于龍牙也與祐祖同祐祖  
入瀉義龍遷避湧現寺基遯祖居山龍獻佛牙歡喜

衛法則龍顙之効異于遯祖也又與滄山同以此較  
觀遯祖之開先若是豈非茲山窮劫不熄之光明也  
哉况當時法道卓出洞山實一代大人所造就及門  
皆俊傑之彥至今學者仰之奉爲法門宗岱故龍牙  
叢席自唐以下歷世未替者未嘗不由其風猷興起  
而降紹之也往所建宰堵波巍峙山左南宋時毀於  
燹旋幸岳武穆平寇葺飭如故迨近代罹壞劫沉  
淪又橫遭魔異向之華窳勝輪悉裂而委諸榛莽蓋  
有不暇顧者矣然而天龍悲護其勝緣終不可斷也

清興十有五年歲庚戌弘國師門人雲叟公來應緇  
素之請重建刹竿維新有象方謀舉修祖塔會示疾  
中輟久之雲公法侄漢波和尚惠然繼席十餘年間  
化城安隱風幡不動獨於弘法之暇睠視艸間斷甃  
遯祖之寂光炯匕在焉惕然如不可已亟自捐囊益  
號召諸山集羣力建復之緣與願符翕然而就工始  
于丁丑□月□日成于仲冬朔日一座巋然重輝巖  
谷衆情欣肅歡動人天於戲盛事哉道俗來瞻僉曰  
古塔銘毀裂無一字可稽宜有以記重建之歲月勒

元松岩文集卷之二 三三  
諸貞珉昭示來者和尚因命座元璿師馳尺一屬記  
于予予維叢林懿範貴在典型起信檀門良由因地  
今之學者雖不及見塔上銘辭而報慈嶼一贊具在  
篇章觀茲浮圖遯祖威儀全身突露當知祖不謾人  
又內典曰靈骨寶塔之所在卽爲衆生植福之田蓋  
清淨山靈終不離有道人卓錫居止終必有善信男  
子回心崇護遇因緣會合曠劫如新所謂不熄不斷  
者也則斯舉也殆龍牙寺山運重光之徵而實漢和  
尚宗猷提唱之蹟也歟是爲記

朱子昭解元傳

解元諱之宣字子昭世吳門人父磐石公始徙湘陰  
占籍子昭則湘產也生而才穎錚錚賈族間學於湘  
馳驟出湘人上湘人士初外之後卒以重湘故競稱  
湘陰朱解元云爲人磊落輸真胸無畱物意若輕脫  
而矜行義矻矻不少移人不能測也讀書十行俱下  
六經史漢百家之文旣成誦終其身不忝夜所披覽  
且搦筆卽奔走腕下未始有漁獵之痕嘗疊七數千  
言伸紙立就若不經意而含英咀采視煅鍊累月日

者亦無以過也丙戌之役七藝縱橫皆駢行溢幅錄者倦欲廢恍惚耳邊有人提之云解元文宜謹繕如是者再三乃不敢遺一字記其七破識於襟出闈卽徧物色解元得子昭破語合訂酬三十金榜揭果不妄科名之有默定其關重如此雖末造非時而朱子則亦非偶然矣父歿楚南亂益劇家盡破嬰禍且由解元名自恨以才貽毋憂欲焚硯然舍筆墨友朋無一事姑從知己者乞米營南陔歡課子弟爲文頗猶沾七公車業如鷄肋不能竟棄得酒則偕季酣飲縱

譚一澆塊礪作詩一題必疊數章淋漓痛快而後已居無何出餘緒爲人佐幕初受鼎州聘賓主誼愜甚同事者疎誤覆餗逸太子昭不肯行與主人周旋患難事白乃辭其後桐栢使君慕其義重幣虛左以迎慨然赴之方一切倚托忽遘疾一夕卒哀哉天畀以逸才又重耀之使冠多士而乃困阨以終其身其有意耶其無意耶其故欲顛倒之耶抑才不宜爲世用仍收之還天上耶長子快先早補士籍才穎紹美有餘亦早折仲及季粗守父書貧不能發揚先緒執友

元本老文利卷之二  
三五  
陶之典爲疏其大概以示後之談朱解元者知所論  
定焉

胡文毅公傳

文毅者胡公和子先生之私謚也其曰文毅者謂其  
負材詎蹇<sub>匕</sub>於時而克自樹立也公諱衷愉字和子  
治春秋明選貢士其先由新淦徙寧占籍寧之團洲  
是爲團洲胡與荆南鼎州諸胡同系世有材傑負材  
傑人輒貴富不落<sub>匕</sub>籍寧後一再傳卽發跡爲利津  
令嗣是繼爲令者四世大抵皆拔俗之彥焉先生生  
而敏異大父陽朔公致政還顧見諸孫輒指公曰是  
兒不凡少時書劍並學倜然負大志旣爲文頗厭薄

時藝不嘗作也則劇目怵心不驚人不休世父升揆公竒之嘗曰吾以麟經雋子當接武然以竒故籍諸生且遲未幾山寇起邑被焚掠公遽佩弓刀躍馬從罷太守討賊是時承平久見者乃駭恠不置逾年中原大亂獻賊且入長沙寧罹禍獨酷也尤在冠裳間公痛其寃毒爲飯僧設七日梵大招遇害之紳士百一十七人薦之嗣置諸木主請列祀於北郊余義烈祠公既遭世變大志抑不抒念門戶殄瘁先緒不墜如縷非拔章縫無以措顧其時用士人尚以帙括進

公歎曰予卽欲爲門戶致身舍時文無地翻然鍵戶揣摩者累月一試卽高擢里選人咄也稱異其才質過人如此公七歲失恃母葬處弗善廿餘歲時卽自擅相度乃與形家謀遷他壤及易歛哀號仆地毀不欲生歲時霜露念之輒泣下父簡在公才綜達有高誼視公諸所爲竊喜每曲得簡在公歡心而尤竭力於憂患疴癢之際升揆公歿於兵妾與子同盡養客守其骸公聞伺兵少戢奔而歛徐求得升揆公徃所畜滇材周其槨盡哀禮以塋取仲子也後之居嘗講

友于嫻睦殊篤德義所及周三黨焉改玉後湖南亂  
益甚公所遭視昔益顛沛脫於九死乃更爲家又數  
年復亂大獄滋起家復破自是亂始定公乃復常盡  
輟文武業益植產規弘舊緒於是課子弟緝學厚聘  
擇師後起者蒸<sub>匕</sub>焉遂收鞠宗族之孤嫻失業者教  
育之並底於成舉利津公以來六七傳之遺澤負荷  
於淪喪遷革之餘庭闈間<sub>嗚</sub>如也公之繼起胡氏稱  
才傑也且卓<sub>匕</sub>抗前人矣嘗用通才<sub>旁</sub>試稍<sub>匕</sub>涉<sub>音</sub>  
羸殖既裕輒以濟大工修先師廟甃玉堂橋顛捐

數百緡不靳其他惠里閭存朋舊振道途者殆不勝  
紀而要非瑣<sub>匕</sub>計鍾<sub>畚</sub>者之所能爲當今之時翔視  
鄉曲可不謂豪傑一人歟公旣得行志於其家遂藐  
軒裳肆情<sub>碁</sub>酒<sub>蒔</sub>名花植高桂<sub>獻</sub>咏其下晚歲見伯  
子將著進賢益大疏沼種魚<sub>疊</sub>竹爲<sub>筏</sub>綺疏闌楯周  
焉日引客飲泛以爲樂觀者望之如<sub>島</sub>上仙然客去  
卽綜舉內外事無一或弛者雖樂弗荒也生平翫<sub>壘</sub>  
疆立足智善謀惟性不能下人好持高論與鄉里中  
計事多枝柱不合人或不能聽卒亦不肯隨人俯仰

其察慧易發人之覆又嘗面規人短人以是尤忌之  
每欲掩其大節而加以詆譏然其材誼樹立昭然於  
今者卒不可沒云

冠松巖文集卷之三

寧都魏和公

遂安毛會侯

兩先生閱

楚長沙陶之典五徽父著

男 焮 煊 熾 輯

序

費瞿如桃花巖詩集序

嗟乎此瞿如先生癸未以後之詩也先生生江郢間  
負才拔軫顛童卯時卽喜爲詩厥有天成當懷陵末



年中原講武士習囂甚先生獨懷鉛鍵戶矻矻讀等身書用意確苦冀旦晚清晏以文章發身將操筆蘭臺賡重輪之章擬平淮之雅坐延英而論得失薦郊廟以導休嘉而回以文章報國不忍徒事黼績爲苟且不足立之言此則先生癸未以前欲言之志也迨天崩地坼而志言荒矣於是歎瞻烏悲拾塊賦無衣吟澤畔憂時憫亂去國登樓之所爲作時也見焉其後河邊發策雖苹鹿載歌文燄亦稍也振而其樂止張於青草書但揭於朱陵故國之恩報無日矣嗟乎

此則先生癸未以後不欲言之志也顧先生自輯其詩於桃花巘斷自癸未以後者其言如林皆敦厚感人無礪礪不平之氣先生其有窺于天人之際而乃超然于章句之表歟抑先生性情之厚其與詩教合者固如是耶今讀集中諸名序或悲其遇曰夕陽朱華或稱其高曰菰蘆異人可謂善喻先生者矣要之此非論先生之詩也先生之自言詩曰極其用可以感天地動神明故於六義精求廣大深微之旨不憚月鍛季鍊以破堅發竒而後雪曲絕塵菁萃奔腕自

成先生之詩據一代詩人之座蓋先生不自用而以詩爲用其感物之深真欲召風雨而下鸞鶴此則先生之不苟爲立言而用意確苦之効也若夫集古詩訖唐宋元明之句以自適其欣慨有別才焉性情所寄神運無方而予則以爲先生之詩必不可磨滅者恨古人不見又不煩資古人而傳也而况壇坫諸君子位置先生於古人之中以爲纏綿哀樂歌思哭懷的也與少陵差肩矣而予讀古人之詩論其世尤竊有感于先生焉蓋於漢魏之際得徐偉長於晉宋之

際得先淵明於唐梁之際得司空表聖以彼行已敦潔介然不汨于時宜其落筆巉峭絕俗孤行而迄今讀其篇什抑何粹然以和淵然不可以迹象測也先生之爲人與詩毋乃顛是歟則先生之詩之必傳也不待後世而後知之矣

陳史占年丈詩序

往余與史占同有聲諸生間年總舞象廿餘歲時迺  
同里選飛揚跋扈之意各不相下中更亂離憂患崎  
嶇偃仰忽々不知其何以俱老也噫嘻逮今袍澤中  
求幾人老友材藝德業各有成就可觀者復不可數  
得則予與史占其可以老自廢耶史占門閥故高席  
先業不儉徒以積君山之書好堯夫之義千金早散  
不因亂盡咸謂史占負才卓犖當自致通顯詎肯爲  
爾寂々而孰知史占數十年中舍光祿采命意義農

之上泊如也然而北窗松徑之間所以送此居諸者  
非澟然束手無一事也甲子秋予伏苦廬史占過而  
唁焉篋中詩卷光燄陸離察予迷毀方廢蓼我弗忍  
示旣除喪乃函一編寄予使讀而序之予取而卒業  
焉其詩顛温厚感人粹然一發於讀書行義之懿夫  
然後歎吾友之善用其才老至而有所成就如此也  
夫嘉玉萃神于山川良桐蓄音於泉石鶴處雲舉而  
仙松閱冰霜而翠此物之潛德物之成也史占詩輝  
者韞玉清者扣瓊命七者凌虹蜺謬七者飛濤吹此

豈一朝一夕流連於風烟月露之區七者哉讀史占  
詩而益信庾子山詞章之所以成杜少陵詩律之所  
以細也波瀾老成庶幾飛揚跋扈之史占有以自考  
其生平矣予實爲之鼓舞焉而愛史占者顧佢徊太  
息之不能已已是則予之所不得禁也夫

蔣天植遺詩序

明之季湘澤多才而年終賈而詞荀陸稱飛揚跋扈之雄者則三數人焉羅江蔣子天植其一也嘗與其同年友趙子友沂縱酒賦詩各不相下然友沂實心折天植忘瑜亮之並生而成范張之篤契故其出處雖異而生死始終之節友沂肫然不負幽冥足觀天植之所以感人者矣天植爲人敏發卓犖負志節作詩文下筆無點塵生巍嶽大湖間蔚然五行之秀名非不彰文非不遇也而其後乃攀晷日沐霾雨以終

嗟乎天植才人詩人也而豈僅爲才人詩人也哉惜乎賚志早歿海內之士不概見其竒其僅存而不朽者獨此百數篇詩歌傳之海內猶足令人驚心動魄而想見其竒也夫序天植詩者多鉅公皇甫之章密矣惟辛卯以後闕無言焉而要其大指由前論之則龔奉常之言曰雄宕澎湃趙中丞之言曰總無世間烟火氣斯兩言足以定其詩卽足以定其人由後觀之則友沂之哀詩曰關河來慘淡遺恨滿丘隅又曰誰信無家日終藏報國心斯數言足以傳其人卽足

以傳其詩而又何庸他溢一辭焉然予向時嘗從諸子分籤共研竊惟天植與友沂飲酒時意氣豪動但有吞星捉月之概而作爲詩歌乃多幽憂沉憤顛途窮哭暮負創呼天者所爲固以謂才人不測矣及觀其末節瞿<sub>匕</sub>蹇<sub>匕</sub>若是然後益信天植之不僅爲才人詩人也蓋性生而然也則此百數篇詩歌僅存以畱于騷怨之鄉者魏乎與衡山爭高灝乎與洞庭爭大璣乎與玉衡緯象爭輝而果不愧夫五行之秀也楚澤專辭宜乎烈矣

安郡王詩序

皇甫湜稱顧著作詩謂若穿天心出月脇昌黎愛重  
張籍亦况之曰舉觴酌天漿典嘗誦兩公此言竊謂  
古今詩人求其實足以當此者未易一二髣髴也乃  
今而恭遇我 安郡殿下讀其詩則誠如命也霞佩  
控鸞麟而出入于紫霄碧落之間者矣雖然夔資絕  
顛鍾自仙根出語驚人世所共喻若夫發於懿德著  
於遠猷成於妙悟者天人並茂殆又非藝苑所得執  
一格而程量之也自 殿下爲世子時入勤問視出

率羣公修北面禮欲然受業瞿也怡也宮庭雍穆今  
詩中有若春雲藹而璆玉鳴者則天祥之溢爲慶霽  
雅樂之發于元聲也其德華然也頃年

聖主乾斷躬定西郵 殿下拜 命專弓掌鑰重地稟

宸算宣威軍如細柳坐致面縛輒數千羣比振旅  
而饋餉者失期不至 殿下已能盡解征裝經營萬  
竈從容馭大衆數千里騰歌鏡不絕喜動 天顏今  
詩中有用一事若軍中之令置一字若關門之鍵者  
則韜鈴素寓於詩律文武嘗總于歌絃也其功能具

也疇昔之典猥厠講席凡六經四子之書前史百家  
之說每有微難輒洞竒破堅得微言於意表好深湛  
之思而思罔不妙今詩中有若百態俱籠化工在握  
者則麗錦由雲孫之織解炭盡象罔之珠也其神悟  
殊也所謂出月脇酌天漿者蓋邈絕追攀亦烏能測  
其所造而與之絜進退也哉抑近聞 殿下深明宗  
鏡理事交融一唱三歎咸與道浹其超然有得者固  
又未嘗屑也于詞章之迹也蘓穎濱曰唐人工於爲  
詩而陋於聞道 殿下且過古人遠矣憶辛酉春恭



辭食館書一聯呈別曰好善而忘勢當仁不讓師由  
今觀之有文有道如是老生之言信乎其有徵也今  
聖天子魏煥之神單被四訖虞廷賡颺萬物復覩  
而維城禮樂且燦然如卿雲之就日邁古之盛何  
以加茲於戲無疆哉頃兒子煊申省覲還伏荷存寵  
衰耄禮意如新且示以新詩命序矍然感悚謹薰沐  
拜稽齋心卒業敬述夫典所習知者以徧告藝壇共  
瞻賢範蓋非僅比于大小山之雅事而引古詩人之  
論以爲稱誦云爾

玉池生詩集序

由漢魏訖三唐以下著風雅之籍屬在王公大人者  
如數琮璜珮玦矜希寶焉以其貴習恒耽於他嗜好  
而不暇爲是也歲庚申典伏蒙安和親王自長沙  
軍中載之後車使珥筆脩諸賢王顧問維時我紅蘭  
主人年甫十齡尤岐嶷玉立每授書百行讀一二過  
卽背誦不遺學書雅如法度時取唐人絕句抄寫  
吟咏以爲樂凡宜貴習所耽嗜者悉無所近於戲天  
成哉其蚤有楚元沛獻之懿好也已自恭辭講席越

十有六載側聞層樓輝葦旣唱墳和篋而主人且日  
引韋素之有材藝者開日華以坐之相與欣賞良辰  
追逐雲月驚人寡和之調自叢桂而出殆無虛時蓋  
不啻夢繞鈞天矣頃兒子煊入覲朱邸乃獲從賓客  
之後竊讀其諸名集怵舞流連亟欲傳觀僮父俾得  
此而加飭焉主人曰而翁以詩爲家事昔者譚經嘗  
解頤于酌醴之際不可以不寄示爲我弁簡庶其存  
受業之雅歟於是兒子謹什襲其行世選編先郵到  
山中具以嘉命告典驚喜異甚載稽載拜然後發而

伏讀之咀味旣久情移魄動行墨間淵珠露采汨  
無窮因爽然思向之有見於天成者其爛熳宜何如  
也夫天機雲錦自然美麗觀其緣情賦物擅東阿之  
敏步蕙青蓮昌谷之逸思美也彈丸其不羣也無敵  
經營也無事其工也射雕故或酣宴淋漓或風流自  
賞或寄艷於香奩之韵或發竒於鞍馬之間莫不入  
妙餘妍麗而有則使人但勤唱歎而莫有能形其擬  
似者焉此豈非天資夔絕駕虹轆霓非世間烟火所  
得干亦自非世間聲臭所得而比絜也哉若夫深維

六義動天地和神人者咸在玉池之詩固玉池之禮  
樂也佇瞻 授簡對雍奉揚文治蔚然國采垂譽無  
疆則卿旦詠賡將懸諸日月夫豈直奉爲琮璜珮玦  
之希寶而已哉

常邦懷儀史詩序

今天下懷文之士雲起星羅莫不製擬栢梁篇謀京  
洛蔚乎當代之盛矣誠未見 興都俊傑應運會而  
鍾如我邦懷常先生者無俟詞章發身而哀然擅詞  
章之妙其才竒其誼異其性情真英乚卓乚不可以  
不傳也康熙己未大師南伐秣馬麓江 大將軍安  
殿下徵老生備顧問幕府而以館餐屬之先生是時  
虎賁環衛劍槊相摩先生職且護軍獨於馬隊中抵  
掌談文事心知先生非常人也已借一二幕客弔望

山川時七分韻賦詩嘗刺燭拈險韻先生詩輒先成  
驚人異甚旣凱旋 王載子後車先生益提挈予馬  
上幄間復每有驚人之句抵國門 世子諸王謬使  
予侍講席先生故王門董賈反推予坐右座自是分  
燈共榻出入必偕乃習覩先生讀書行事傑然倫表  
凡 王庭內外綢繆翊贊之務應對詞命之文罔不  
鏡機適節先生一日不入府門則 王一日不憚由  
其識博英多特爲倚重雖同起豐沛諸公莫不敬愛  
之心折焉平時頗疎簡任俠數致千金皆緣手散遇

饑寒士必盡力振之座上無可語人則獨策名駿落  
雙鵬以自放意不出卽展古法帖運左腕學書或作  
樹石小畫離合小詩凡娛情鬪勝之具靡弗各臻其  
妙及肆力書城乃用志不分必破疑洞秘卒業而後  
止其在庭闈奉太夫人教極謹祿雖豐而瞿也色養  
若嬰孺之在其膝下略不似疎簡任俠者先生之奇  
才異誼蓋如此故其爲詩也一本天成抒其獨得有  
時聲情並到有時意象俱忘往也得句不假鏗刺而  
奇峰逼人直與古人爭勝當先生感物喻懷寄托欣

完松岩文集卷之三  
十一  
慨時固未嘗執筆學爲漢魏三唐人之作讀其詩者  
自移情于蘓李曹劉沈宋王孟之間不勝一唱而三  
歎焉吾故曰才奇誼異之人其性情真也自賦別到  
今且七年先生不忘故人數寄詩見懷格力益老春  
容敦厚之氣一歸自然予知先生旦晚拔登禁近坐  
論延英將以其詩被之管絃傳諸金石豈惟使操觚  
家爭奔走于毫絲之下而沾其膏馥也哉茲先生慨  
然以之行世四千里外獨待故人之言弁端不欲泛  
蒙時譽予是以不辭荒陋而序論其絕倫之才誼以

爲今之選言者告焉

林蕙堂全集序

六籍而下詩騷詞賦之格不勝變也變而爲儷文太  
古抑又遠甚然而絕妙可喜者代亦不數見也苟其  
才之相近矣情或不深而力或不肆猶弗工也廣陵  
吳園次先生者當代之詞宗也數十年中以賦大夫  
王長騷壇天成麗藻有英辭潤金石高義薄雲天之  
目焉仲子彤本彙梓其林蕙堂全集凡詩古文諸著  
作咸在辱示予而屬以弁言予伏而卒讀之然後竊  
覩先生之性情才術大過乎人所著書必傳蓋擅難

工之業卓然成家使人不敢口實六朝而信其直與古詩騷合者其書不可以不深觀也始先生嘗索居詠貧矣當牛衣禦夜寒灶噫風之時有痛而呻宜非累歛則夸放耳而乃戛玉擬金以鼓吹于螢燈雪案之下祇覺行間有響字能成饑則和簞宣於四壁難矣旣發身薇省同簪筆者皆四俊三才之望而先生池上有詩輒陽春寡和遂以俊瞻專無敵之名則獨秀冠于瑤林難矣迨一麾出守得韵海碧瀾之勝地賞遊題詠名益滿宣城然粲七篇章多纏綿於民物

賓友間者莫不一經一緯其言藹如至化鸚徒鱣終不墜其鸞鳳之鏘則坐移風俗可不謂文章有神耶矧夫高據選樓大撽菁藻取二千餘年文苑之人分曹而進退之網羅不限一格及其自爲乃獨執叅軍開府之策以驅馭百家文成而就班同調者未嘗不左遷固而右韓歐也何其竒也至若花間擢麗向之選聲茂矣然猶意周顧曲欲令香奩白苧就我裁成也六懷詞出而先生之風義蘊藉則古風人樂府之遺焉其用新聲以洗發山川吊慰人代者如桑箋如

是初卷之三  
柳記如史論贊使讀者欣慨佞徊不能已已蓋不外  
芳拳腴味之表而具迴瀾正雅之功可曰雕蟲無關  
執筆耶是以懸車之後門屢益盛齒宿而意新猶時  
時以膏馥霑溉四方極一代才人之致焉集中諸體  
無不工無不卒擅其難工者惟用情深而肆力博陶  
冶入化斯衆美俱臻所謂絕妙可喜者無以復加也  
吾故曰必傳之書不可以不深觀也抑予于茲乃有  
感焉者矣柳柳州曰立言而朽者君子不由也誠於  
著述家有厚望矣而歐廬陵送徐無黨序乃謂言不

足恃至曰今之學者莫不慕古聖賢之不朽勤一世  
以盡心于文字間者皆可悲也持論之不同如此嗚  
呼歐公此言固似爲貪常嗜鑽者明其言之徒勞無  
足貴而實深慨夫前之作者非紹述得人則其書散  
亾磨滅後世莫得而見也茲彤本出門索米數千里  
輕湖山嶺海之跡得文贊不遑內顧汲也焉梓其先  
人遺集將煌也翹也傳之千百世奉爲鴻寶焉不亦  
快廬陵之情而副柳州之望也哉彤本之善述也偉  
矣



廖大隱息機園詩序

湘澤間騷雅之裔餘五十年不絕如綫賴吾廖子大  
隱起而似續張大之海內人乃今知湘澤復有詩知  
復有湘澤之詩屬在廖子廖子其傳矣乎而抑知其  
才性詣力境遇嗜好卓然特立以盡心於欲墜之文  
者其爲人尤不可以不傳也往者吾隄詩人攸水杜  
三劉先生嘗兄事先君子前輩風流其斑也者矣大  
隱纔髫歲卽好爲哦咏出語穎然驚人往也似青蓮  
昌谷劉先生見而異之輒欲避一頭地由是大隱詩

名噪起先君子晚節拊枯桐無絃聞其名喜若折屐  
蓋大隱爲同譜給諫公從子也大隱亦時喜過山  
中從老成人游先君乃爲序其初藁以鼓吹其登壇  
之樂焉顧其生平異甚旣籍諸生有聲不欲取故物  
孤懷一往謂李杜高千載未嘗登科興至輒爲千萬  
里之遊家人嘗不知其所在欲求世之奇人真僧栩  
栩物外而可與言詩者不竟遇則大笑或慟哭以還  
陸橐散且盡獨吐繡滿奚囊甚自憊耳旣而絳兵禍  
賦無家所爲詩悲愴恠恨真泣鬼神動天地矣然而

收馬隊之書張壁間之樂未嘗一飯忘也自是卜隱  
城東得抱甕地十畝築廬其上屏去百事大集屈宋  
以來淪遺判散之菁藻與迄今作者篋衍之英辭收  
拾而聯緝之號曰楚風補此其用心致力可不謂深  
遠弘博也哉乃江干車馬日至其門邑使君且禮先  
孺子而大隱泊然不以動其心乞米詠貧其事常有  
狀吏庭終無自入之跡受富賈金以點名于其書斷  
斷不爲也所與飲酒賡和傾倒極歡者非行樂不顧  
之浩然則得錢卽酤之廣文耳若是者豈得無真詩

也歟故其鎔鍊精密庀於大成凡諸體中古人所獨  
長者莫不兼能而並擅也若夫機杼色澤吾則直以  
靈均之詞相爲唱歎焉蓋所謂乘桂舟駕玉車者大  
隱之詩之操縱也所謂飲蘭露食菊英者大隱之詩  
之雋永也所謂芙蓉其裳寶璐其佩者大隱之詩之  
光華也嗚呼至矣予衰齒望耄更事多知廖子之深  
廖子今亦老於詩矣自少壯至於白首本其才性詣  
力落七孤行獨取此以爲家事身事崎嶇百折與爲  
飲食卧起篤嗜之不少變而後據一代詩壇有功於

湘潭者如此焉故曰廖子之爲人尤不可以不傳也

廖大隱古文辭序

詩古文辭兩事也而非兩事能者自優爲之不專攻也大隱爲詩工深力到探窮風雅之源可謂不少愜其心者矣而又餽饌于史漢百家之言撿皇甫筆雕彥和龍刪詩之餘隨事而作求者門屢常盈皆不使之失意而公要亦其自有洗洋菁藻之樂而其才實四應之不竭也故其集中博者如賦江海雅者如記蘭亭哀者如弔戰場歡者如序桃李有時觴咏集于筆端有時風雨生於紙上大小豐約無不得意亦足

以明篇什之與著述並情之所生雖離而實合也唐  
一代以詩取士而古學爛然韓柳外燕許蘓李王楊  
元白之儔鱗比炳比指不勝屈宋姚鉉輯唐文粹本  
于文苑英華者銓擇才十一可以知其浩博矣然而  
諸不在大家之選者由其分之有所止非以詩人而  
屈也大隱苦心於詩而又勤於古文辭如此吾知其  
歷燕許蘓李王楊元白之階不至於登大家之堂不  
止也雖然詩文之成要以自得爲歸古今人議論好  
尚不能適同卽以唐人言之皇甫湜取燕公以下六

七輩品第其作各有佳評而又皆有不滿之詞迨燕  
公與徐堅論文又自李嶠以下諸文家盛置標美而  
中間或謂其縑練之幅不充或謂其玉學之珍多缺  
蓋求全之難往也然也若蘓文忠云唐無文章獨韓  
愈送李愿歸盤谷一序此其意自有所指夫豈可執  
爲定論也哉然則我輩從事於詩文非真自得將無  
以自信竊願與吾大隱交勉之

畱古堂詩集序

空山匿影老不逢人嘗當雲起泉鳴時輒興懷郢春湖樂汨七有不能忘情者焉私以謂興觀之遺旣歸於騷後此正十五國之風者楚固有責也則生屈宋之鄉而擅騷雅之緇紆鍾譚之憾以張江漢之旗豈異人任哉蓋不勝騁望山川徘徊鄉國庶幾旦暮遇之矣頃吾姍家蔣子幼李忽郵到畱古堂詩集五卷且曰此吾羅江外史詹公岷望先生所作也先生孝廉才子江黃世閱其前輩聞人與君家酉子兩賢書

並有袍澤之誼嘗於縑素間見君詩文雅好之使持是通孔耳願報以弁言爲續幣之將君其未可以衰慵謝予驚喜拜且讀齋心味之旬月不能舍忭舞樂甚蓋舉向所慕望迫欲見之人今一朝而遇之豈不快哉夫大國之雄古所稱也才不患不卓氣不患不豪若夫感人觀德則正聲雅奏和平之旨貴焉讀先生詩撫其大端自庭闈觴豆賡懽獨立之前文史燈帷沉痛呬雲之壘與夫京洛車茵纏綿縞帶江山筆彩取助煙瀾凡根於粹抱溢爲嘉辭者莫不璆玉戛

而春雲藹也故其聲情多婉絕可被之歌絃狀物極工直欲施之圖畫非惟才韵超然抑亦積曠歲來宜有此元音鼓吹隆運陶汰雜鳴以與英莖韶箭接盛此吾黨之所共慶也大雅起衰功將不在陳拾遺沈舍人下誰謂竟陵後無發憤以救之者更張吾軍於今日也哉矧先生紹承先緒舉名臣碩儒文章孝義統萃於其身蓋以樹立爲鼎鐘以躬行爲堂構以科名仕宦爲布帛菽粟而其於詩固華國之家事焉自劬翁太公弛繁耳從壁上觀破敵師旣折屐矣而先

生方蘊隆於歆向彪固之間以俟登歌獻雅發抒鴻  
業則坐論延英提得失而正十五國之風者舍詹氏  
誰屬也幼李爲我報詹公曰山中人掩磁徒倚湘麓  
之跡久闌今茲鈞響迢々驚飛林葉吾又思棄巖壑  
出而從先生聽洞庭之樂於槐行研北間矣

汪上若詩序

汪子上若負異才浩博無涯禦未卽施顯於時人莫  
能名其器楚儉讀其詩而竊歎曰偉哉上若古詞章  
魁傑名鉅公賢人君子之選也上若平時執筆湧泉  
馳電讀書破萬卷炎々驚人逸羣無敵倘蚤遭顧遇  
庶幾與降步輦迎坐七寶牀調御羨而食者抗風流  
矣亾何寂々姑痛飲新豐縱觀羽獵長楊子虛之賦  
人口傳而熟焉於是涉雞林覽滄海用管葛之才試  
老軍之戲以自寄其歎歌殆猶龍不測也非甚倫鑒



亦烏能取上若而名稱之也哉雖然光燄具在不可得而掩也予嘗伏按其篇什其舉英振藻者黻國之華也其迴瀾飜雪者登歌之本也其高唵梁甫者壯猷之遠概也其綜富三都者四國之經營也此不待施顯而後見者也若夫屏辭之枝還雅之正黜晉之激用漢之純契機之巧辨律之細追琢所極抑又何縝密歟窺其自待彼子雲竒而少算長卿麗而受金上若猶不勝憾也故集中楚遊諸詩對三江九面淘洗爲多由茲以往繼獻貞符雅樂之章持延英王術

之論非他人必上若可知也吾是以獨得上若於上若之詩也客曰如叟言汪君豪雋竒偉如是則其所爲所不爲又可檢束之以與其篇什較法度乎予曰嘻夫詩有志物上若爲人然喏不苟居嘗奉北堂咏白華斤匕視友生如親昆弟仁義經緯之原發於瑰文壯采者其志物盛也范少伯大得志棄四封如敝屣管幼安金土同揮乃陰移遼俗事異而道同請勿漫讀上若之詩可也

葉桐初湘遊詩序

葉子擅騷雅才以杜翁茶村先生爲師詩有法度盛  
名起冰玉間杜故楚公子分芒斗野葉世烏衣乃遙  
主湘蘅江山湖嶽之氣交輝而助發之蓋竒觀也往  
與予兒子煊讀書金臺辱以詩寄我中懷自喻靈迥  
絕人味其言非上下攬千年縱橫涉萬里者不具此  
概冀倒枕秘坐卧而唱歎之然邈焉勤夢覲耳頃擁  
被雪窻蕭々木落俄有一卷衝斷六花發之則葉子  
客棹貽示新詩也亟起披讀光燄陸離爛如赤水之

霞旭若扶桑之日頽檐脊背不多自暖獨恠葉子數  
千里破湖沂湘至于蒼梧往返維舟嶽麓下去吾三  
徑才數舍而不一過何哉讀其書曰此來乃不建款  
扉無以自解顧征途篋笥具在差可以對杖履尚幸  
點定而題其端未可出湘門牽外人而與談清絕之  
事也於是三覆其湘江雜興與桂林感舊諸詩凡望  
遠長謠懷人擬寄皆用情於水碧沙明之夜而得意  
于峰青雲起之時喻中懷者異矣若夫黃陵風雨密  
和九歌炎海舟航悲吟往事其淋漓之節抑又感人

有特深者焉然後信葉子之詩包絡山川旣荅流峙  
與務一時守一室者原本不侔也則倥偬道路其必  
非遐心老儉可知也吾於是而重有感於茶村先生  
之于先君子矣當先君子與杜公遊時頽瀾日下相  
砥者非一端而要於君親朋友之際憐也焉其唱和  
作詩意頗不相下而剴切不苟先生以元亮屬裔人  
先君子亦甚望先生爲老杜此未易爲悠也者道也  
旣崎嶇喪亂踪跡迷離而晚節矚然如共保一室故  
其沉鬱之思與超然之寄互見聲情知己者斷以真

詩歸之庶幾不致與滄田同變耳今葉子詩文行誼  
企匕自樹而重徘徊于山疑江轉之地不使前輩風  
流宥然而盡則其人何如人詩何如詩哉

趙彥文罷丞詩序

今夫才不逸識不超襟情不浩落者欲出入風雅之  
林吾未見其能馳騁也李青蓮之詩仙白香山之詩  
達王無功之詩簡放是皆浩匕落匕陶寫襟靈極其  
性情才具之所詣而止非徒鏤冰刺楮以爲工引商  
切羽以爲合也吾媿友彥文趙先生蜀之才人也天  
懷高亮氣犖匕干雲好讀異書飲名酒嘗曠覽而耻  
立身之近激滌以清研北之塵故雖崎嶇兵亂轉徙  
異鄉卒能自致青雲不墜而所爲抒寫襟靈者未嘗

緣羈憂而敗于變違胸臆而汨于時也先生往仕楚  
爲城步宰仕豫爲汝寧罷丞所至有政績往也爲治  
于琴鶴之際得意于山水之間以文雅飭吏事焉當  
此之時先生有詩則韋盛山胸臆之風流元次山道  
州之粲也矣建夫抽簪之後既卜居湘上復乘興爲  
萬里之遊於是賦停雲觀滄海咏金馬碧雞先生篇  
什益收吟覽之弘得江山之助而其浩也落也者愈  
超然而自喜也頃且築室於吾寧之北坏時花藝竹  
有沼有園時也與東床廖子酌酒賦詩爲樂閒則林  
間聽鳥嶺上看雲或招歡近局或泥飲田家無不有  
以發其新情而鬯其遠寄先生之詩乃駸也不能止  
矣故其集中新詩多得意驚人句不假鑿刻落筆  
自佳如蓮敷月下如棊鼓松間自擬古人欲立太白  
香山之間而與無功分壘蓋塵鑠有不能近焉此非  
先生之才逸識超而能馳騁若是耶吾不能測其品  
詣之所極爲之一唱而三歎焉有餘企耳昔君家文  
敏制作冠當代人稱其詩格高逸飄也出塵觀先生  
之爲詩真不愧其苗裔也夫

簡坤若詩序

坤若揣摩制舉業既効乃涉詩古文辭古今文必傳矣卽詩不傳何病坤若曰是烏可苟爲之而苟止之耶每爲詩大小得意不自已必折衷他詩人共保之乃置予三年間凡三讀坤若詩詩格律凡三變若登梯造極愈升愈高誠不苟爲而苟止者也或曰今學士家類以詩瞰名詩固名之嚆矢歟予曰然有說焉詩不可以有名心得不可以無名心成也有名心則欣戚不由乎已無名心則經營弗盡其才坤若之詩

之成也得此旨也且夫善文未有不善詩者也詩之於文其離也不能以形從其合也可以心會坤若向與予論文予以柳州之言告之柳州荅韋中立書曰吾爲文章本之詩以求其恒參之離騷以致其幽則文也通於詩茲乃與予論詩予又以坡公之言告之坡公書黃子思詩後曰司空表聖自列其詩有得於文章之表者若干首惜當世不識其妙其論詩謂美在鹹酸之外云則詩也通于文此惟坤若奇才絕慧而又好學深思故能牢籠百態通詩文之妙而兼有

之以擅名於學士之林蓋其文之妙也有性情詩之妙也有詣力名心有無之間未可爲不致力於風雅者極論也予是以敬愛坤若憂<sub>匕</sub>有不容已者焉特愧荒耄無以益坤若固癖於存老馬凡詩文落筆莫不驚賞而必以予言爲印故前者帶江文稿旣冠以皇甫之章又強使予申言之殆亦桓譚之見屬耳顧予言出而有見予稱引大家先正以况坤若者掩口曰是白頭宮婢徒刺<sub>匕</sub>陳事彼烏知鼎新革故珍竒靈貺之集紀頌無窮胡取此是固笑予文之陋

而亦若疑帶江之盛也夫帶江之盛則何可疑也往予見徐公巨源作黎美周先生集序稱美周太白以來一人不知更幾百年復有如美周者予初駭其言何溢美也已而取閱黎先生諸制作乍讀之似然再讀之信然三四讀之乃大然而後知巨源先生之不妥許人也巨源在前代稱豫章作者其虛衷推讓黎先生若是古今人同不同未可知而予於坤若之文則終服其先正大家必傳無可疑也今坤若不恤人言又強使予論定其詩予不自懲又欲稱坤若之詩

如其文坤若真癖耶予真陋耶其亦有不客已者耶



徐芝仙出塞詩序

丑夏四月兒子煊自燕臺歸蕭然落魄視老親枯索  
又甚乃出交遊中各人才士所爲詩歌瑰竒絕異者  
若干軸以相娛悅而沾濡之予時正倚北窗哦誦先  
淵明孟夏艸木長流觀山海經之句與咏荆軻諸詩  
擬和未就見卷軸中有徐子芝仙出塞詩一卷光恠  
陸離亟取讀之乍涉藩而驚旣聆音而喜伏而玩焉  
心魄飛盪汨七引人入勝乃日一三復食其英膏味  
無窮灸而愈出美哉才人之能不自愛其心如此吾

真欲資之願老焉蓋予嘗讀其鏡詩矣思竒而神靜  
落筆未肯一字猶人想見其用世則掃除之才著書  
則遷史之潔也然第使藻績讌遊周旋月露有以自  
見者渺矣今乃磨盾墨攄馬鞍題詠於黃沙青海之  
際讞定昔人成敗得失事撥幽洩怨以爲歷世立功  
萬里者之春秋毋論大小必得意然後徐子之詩神  
才鏘出焉信高枕而卧者爲庸夫緣情綺靡之果不  
足以論詩也若夫山川道里之數風俗氣候之殊艸  
木鳥獸之恠異莫不遇物而賦如志如圖而寓以聲

情則未知讀者之尋繹何如耳而予尤酷好其青塚  
前卧柳與九十九泉二詩淋漓盡意足以慰夫絕質  
殊鍾之不幸而辱於其地者感興而唱歎之也杜少  
陵出塞詩李太白塞下曲皆極寫征人行役悲壯宛  
轉之情風旨略同矣然而天山之雪瀚海之波目未  
嘗覩也以視芝仙登初連而懷衛霍過繁水而弔少  
卿情餘眺歎不更有異於古人者哉今沙磧永清萬  
方歌詠此卷宜徵入蘭臺以昭磨碑獻雅之實徐子  
且將由此發聞一代之國華萃焉又豈徒饜飫朋儔

爲低徊於藝林者之沾膏染馥而已歟煊兒喜曰徐  
子臨岐囑趨庭索弁言三致意以此寄之庶幾不負  
然喏云

曾虹受詩序

古稱湘川之奧清慧多文擅場者輒領袖騷雅有先  
後主持之功故吾粵詩文作者自西涯相國後斷以  
湘洲宗伯李公爲歸宗伯公在前代崛起昭潭爲一  
代偉人歸然與西涯接踵而立蓋三光五嶽之氣亦  
何有於詩然卽以詩論超詣濬發衡高湘深未始不  
劇心怵目以主持風雅之會此四方談詩者徃也宗  
祀湘川至於今而不衰也其後湘詩稍落則有伯孔  
周先生以敏瞻之才用專壹之力交臂竟陵竟陵畏

焉於是湘之詩翕然再振迄丁喪亂不競甚矣則郭氏幼隗王氏山長兩君子起而殿之兩君才不相下各不自愛其心憂上務樹立數十年間湘之壇坫由以不墜嗚呼作者之功其可少哉今湘川之英輩出諸家才子弟且接迹起科名詞賦照耀岍花而輩行中乃交推曾君虹受孝廉以爲無敵將以湘之壇坫屬焉孝廉於予有世誼習知其才美好深思嘗懷鉛鍵戶揣摩瞿薛王許之文不失累黍丙子魁楚第二人應弦貫葉則筮之素矣顧詩名籍甚老儻未獲一

傳好句竊以爲憾然心知其鮑廋兼才語必驚人可想也今季春乃辱以大藁見示且使揚摧而綴之以弁辭焉予亟浣被讀之光燄陸離應接不暇森然若開羣玉之府莫能指名其器芙蓉錦繡况喻都窮則信乎才人執筆無往不妙而尤服其登作者之堂之深於用心也夫今制舉之業非若唐人之用詩賦也唐以詩程士士故覃生平而爲之今人爲詩大率燕遊臨眺行役贈酬與夫境遇慶吊極緣情綺靡之意止矣上非以應軒采下不必有感人之深蓋未嘗有

真功力卽未嘗有真性情也而虹受不然笙簧旁午而采齊之矩必嚴雷電掀扶而宮商之律必細珪璧聯累而追琢之功必深其造詣精勤若是卽舉三唐人積畢生之力以應人主之求無以或過此柳州所謂不苟爲炳々煊々夸采色務音聲而以爲能者也宜同人交推之而屬之以壇坫也吾視曾子翔步湘嶽間負荷宗伯公以上煌々大雅之緒厥任滋重其益進而不可以止乎

### 兩輓詩序

往幼隗先生才名右楚南嘗兄事先君子而先君子實避一頭地其後與予同受知于梁谿高夫子共席濂溪由是追隨珥筆先生又曰以弟畜予云嗟乎悲哉江潭之落也往事之不忍追也十數年間大湖南北前輩風流頓盡屈指纔數人皆先後謝去如相把臂文章道義之有關者烏能忘情於薤露之歌也耶然而有一再歌焉情若倍爲激楚而事可憫于九原者則幼隗先生父子間兩輓之兩傳之矣嘗憶先生

下筆爲文神似昌黎柳州湖南後起莫不以先生爲師當弱冠時卽畱心經世凡圖書律令天官河渠陰陽織緯之言下至蟲魚艸木之細靡弗綜貫其時罷大夫義興堵公司李江門蔡公學使澄川王公彙旃高公並折節遇之歎賞其文許爲用世才旣南渡先生乃歌鹿鳴而不果用世矣於是土室奉親倦匕修門內之行以風里閉然贄而求詩古文者戶外屢嘗滿四方之人又莫不以先生爲師或私惜先生遭時不竟其用而先生顧神采翛然無憔悴不和之色則

以令嗣無忝能繼述之詩文趨庭雅自負荷人又私喜謂無忝芥拾青紫竟先生之用且晚耳必何頃歲無忝竟文園不起從先生地下思無忝者復不能忘情而有輓章焉此兩輓詩之所以彙而成書也夫今發抒祖若父者爲北溟孝廉又弱冠而擅竒才竟先業殆恢匕乎無少憾而人猶不能已于一再歌輓之者何也輓幼隗先生者慨夫江潭之落繼起者之難其人也輓無忝者慨夫能繼述而復不建用世有發抒之人而不享其祿養若造物者之更負無忝也然

予聞陳氏先世稱孝子幼隗承之無忝又承之以故  
鍾北溟天才英異蚤振賢科其唱臚名登館閣特遲  
之歲月間不妨苦塊讀書盡發祖若父之秘以俟大  
用于世而顯揚之是造物者之報之也方無涯爾然  
則兩世輓章於堂構爲不朽于繩武爲有光哀且榮  
其傳之矣夫豈尋常感悼之詞所能比絜也哉歲丙  
辰予聞幼隗先生訃哭於寢門之外有詩逸其稿茲  
又哭我無忝詩未成而先讀諸同人如林之什泣然  
閣筆益亦愴心靜樹不忍憶故人而追往事也

邵州董太守詩集序

古稱登高能賦良大夫之選也而談者曰求麗則於  
龔黃之門責枚馬以循卓之効則徃徃失望詞章治  
行卒疑其難兼也歟雖然兼之者且有極則焉才性  
天人之間尤不可以不致辨也士大夫英華斐亶其  
才足以儷開府駕宣城筆墨足以召江山之助風流  
足以騁元白之郵若是者誠高曳芾皇而併尊詞苑  
矣然使賦物造端憂樂未嘗同人志言非由已出雖  
雕龍蔚豹去象人之質無幾焉所謂難兼獨在其外

也耶典老牖下泯匕久矣而不能忘帶索以咏太平者則深有感夫邵州太守董公之爲詩也太守之詩蓋本天成而依性術者也公生長魏絳之庭資高荀陸之采耳厭金石英掩千人閭閻愁痛之呻吟宜甚距於懷分闡奏賦之座客宜未易當鼓吹又登車最蚤牧大羝宸劇嘗寨問千里對琴尊几研宜不遐皇而公遇良辰美景乃恤乎動勞止之廢得柯竹夔桐輒懽然引笙簧之樂意量所被何其淵弘也迨征晨露冕望遠跋高手不去瑤編而情益深皇路嘗取昔

賢橫丹野水擎重玉龍之句以欣賞不衰蓋不可以恒情測者且如是焉故其爲詩出已之言每多天拔同物之慮動爲世營此其命志與留連光景者異矣矧夫追琢專一實致力於毫釐分寸之間又豈徒譙歌眺歎脫略位貌爲雅事者比哉賦緇衣則謾匕元禮也咏生民則粲匕道州也凡發於懿抱而寄於閒情者則皆藹匕春雲昌黎之擊節也誠視白傳風流爲可俯受江山奔赴而有餘方當凌庾躒謝直接廩颺收昔人任重濟川之効斯乃爲庖於極則焉則其



冠松巖文集卷之三序  
四  
積於天者顧可以泛觀之歟夫公之澤世被之公之才世見之公之天世不得而見之也典是以有感於公之詩而敬告天下讀能賦者之詩曰才性天人間不可以不致辨也

冠松巖文集卷之四

序 雜序 壽序

朱退石印譜序

書篆之學非真好古者不能歷變而無變於古也秦燒詩書廢古文用李斯程邈之制三代以上道德之意蕩然賴磨崖勒石僅存於天壤者大樸未散耳則後之操鐵筆篆印章者其將守古以明忠信也非小技矣武攸朱子退石慧思高致承尊人先生之家學徜徉雲山彈琴賦詩以自娛樂雅擅潑墨人咸擬爲

唐之瑤宋之銳焉而不知退石之探竒服古尤肆力於六書之法心追手泐師道德以紹淵源有深寄也故其平時和絃弄筆嘗就松間之自然不爲草玄之艱隱蓋玩心真樂一取而裁歸印章神理所詣直接古人大約如李陽水所論方圓流峙之形經緯昭回之度雲霞艸木之容文物衣冠之體各臻其妙所謂能歷變而無變於古者矣彼操觚家鬪新競巧全乖古法動手輒錯烏能與朱子分博雅之席哉抑退石固前代王孫也昔尊先生躬丁末造蚤棄圭組積緇

帙如山游情詞翰籍甚有聲所傳印譜真秦漢以上法物退石受於庭而出其慧思益精詣之以躋於大雅今人求得者又寶若拱璧焉吾視朱子非徒欲以印名也亦將比於古之守禮抱器而不墜其先者云

爾

荆岐山序

谷山志序

鄴郭著書功存山水求青馳白馬之蹟則可廢而不  
 觀迦藍撰記事備洛陽徵香海鷲峰之靈略與其言  
 無涉蓋紀載殊也若夫名嶽寶坊相資而重欲並留  
 掌故斯有賴於執筆者之能兼綜矣湘西谷山峩青  
 江上扼重湖而立當萬千氣象之門四面各巒羅在  
 襟袖寶寧寺巋然中處焉按寺開自唐時三藏禪師  
 勅賜寺額自昔雄梵冠諸蘭叢蓋聖道場也大丘壑  
 中宜具大樓閣大樓閣中宜有大比丘此當時赫也

之三藏所以應山運而興也其後代有法幢替則復振繼起者自有緣禪師以下大拓皆鴻龐嚴重之人焉而稱中興最盛者莫若明之谷王服道此山增華廓故琳宮膏壤脩極崇隆著法門裴李之績陵谷雖變而王永與山號同傳有以也迨重移劫土光復祖庭則賴晏樵諸公至谿菴和尚相承負荷奮艱難而再造之人與地互爲靈傑蓋如是其相資也宗涅陽曰山水以形媚道嘗味其言之有旨矣馬大師亦曰山水之秀益人道氣明夫形勝非但以博遊觀真常

固未始離於流峙也則名山景物之書非卽燈史拈提之案也歟今當山谷鑑禪師爲谿公首出之子法門俊傑智過于師椎拂之餘有見於此特創爲山志亦欲使人有所會心而知崇衛其道山也以是摭文獻之筆樹法苑之垣義例斷裁兼綜合妙其叙名勝也則山川之氣象觀焉其紀建置也則法苑之規模肅焉其述人物也則先德之典型昭焉其詳法產也則來學之津梁在焉其若譜法系而陳宗猷也則三世之堂構七祖之門庭莫不輝然共仰焉嗚呼脩矣

子欣覽茲編既補往牒所未有而藏之珠林永與衡  
相同壽使普瞻蓮界長轉山河歸已不亦快哉

張卓然法戒錄序

張子卓然纂法戒錄成以示愴叟坐客見之訝曰儒  
者重談因果耶何居乎取記言紀事之書而以屬之  
冥報而律例之也予正告之曰六經十七史之言不  
著於世則冥途耳讀六經十七史之書不尊所聳則  
冥行耳夫理數循環天人迭勝七之以其定也聖賢  
立命妖壽不貳孔子不荅南宮适而以尚德稱之非  
謂茫七難知蓋修吾德以俟之耳天勝者其權微人  
勝者其守確人之定即天之定也吉凶淑慝之德分

而後廢興存亡之事應亡矣而後是非誅賞之文信而有據此經之旨史之律例也今懷鉛之士手一編窮年咕嗶治經生業惟恐不售他書莫敢旁涉既幸弋取富貴有以待其身及其子孫矣乃茫然不復知有經何暇讀史卽讀之大抵掌錄故事取資藝文以博雅自命未嘗用意于民行而欲與人共曉然于天人理數之間也故稗官野史鬼神因果之說得肆其鄙褻而或疑或信益無所勸懲焉今張子傳經之餘慨然取家置一編之綱鑑據其所書本末標門而甲

乙之使人人鼓舞尊信非若鬼神因果之說誕而無稽可不謂善讀書而用志于民行者歟客唯亡已復進曰民行者該貴賤賢愚而言之也是書所錄皆君若臣之行事毋亦舉其上而遺其下耶予曰噫嘻該之矣法自貴責自賢維天之道不外夫是臨我保我者其休戚在六合其觀型在萬世也帝王而下公卿將相岳牧大吏迄於州邑之長善則被祉惡則流毒非鑒觀在上以陰陽之將獨夫四凶以來相與爲深爲熱爲網爲屠爲張牙橫翮一往不回人之顛滅

元松岩文集卷之四序  
久矣尚何廸民吉康之有哉客曰教我矣善言天者  
必有驗於人善詔今者必有得于古推此顛而體之  
上德下象福應無虛寧慮千萬襪人不率由康衢而  
煩冥七者之費賞罰也哉則是錄誠有功於經史矣

蔣母黃孺人節孝錄序

羅江蔣母黃孺人故孝廉天植君之元配也年十九  
而發鞠襁褓子奉事舅姑以居節孝純至持門戶蹇  
蹇訖視其子及孫接迹爲名下士振先業曄然旣壽  
躋六十孫曾益蔚起湘人士頌之公舉婦節軒采以  
聞康熙三十有一年口月乃拜 褒典旌門 賜公  
帑錢使建榜于衢大書曰貞節里閭聚觀歎息於是  
孝廉之嫻友故舊與其子孫之戚黨交游莫不怵舞  
登堂謁母孺人百拜上壽各有詩歌稱誦其冰霜竒

至之節而誇榮夫大典表樹之隆日以禱祝其河山  
錫命之介福嗚呼盛哉垂芳型而耀彤史也莫顯揚  
於今日矣雖然今之顯揚非孺人意也昔孝廉少年  
才子視取青紫芥拾使處承平躋貴仕享大年孺人  
膺翟芾偕老耳奉鼎鐘佐餽耳待戈印接武耳顧不  
幸而孝廉賁志蚤世兩尊人之責且在孀帷煢也者  
尚未免于懷而亂離奔竄憂患顛連所遭之荼備焉  
其以爲卒歲者則妻也之風也其以爲甘旨者則指  
指之血也其以爲和丸者則涔也之淚也稱未以四

十餘年窮劬極瘁乃幸有今日嗟乎嗟乎孺人豈樂  
有如是事而邀顯揚於今日也哉惟是人定而勝行  
有必彰其他闡闢之微不勝述矣獨當姑目旣育孺  
人日夕呼天而雙明頓復書之簡冊豈非異聞則其  
懶惘抑何泣幽祗而動蒼昊也若是歟今令子幼李  
在左右祗也承歡視息聽氣惟恐一不當毋孺人意  
慕戀如襁褓時天蓋於壽康純嘏之外報孺人以能  
竭力之子斤也四方琬琰之章集一時賡颺之盛  
此固天人之所共矜者矣輯而登之將使千秋國史



據之以風勸爲有徵奕葉家乘藏之與褒綸而共永  
則孝廉公且起敬於層漢毋孺人宜慰意於長筵也  
夫

濱陽夏氏族譜序

濱江吾姻友夏君仙李高才博學兼負曾閔之稱既  
取明經上第不卽著進賢益偕難弟讀書揣摹務掇  
巍科故物以發抒其尊人未竟之業而以其餘暇特  
承先志纂次家譜躉哉仁孝君子之用心也譜旣成  
而走書以問序於予予維姓統夏實禹裔蓋徵舒之  
後而會稽之望也自漢晉至於近代名臣顯爵赫々  
照史牒者恒不絕書而學士家顛推漢之子治名在  
八顧行誼最高與夫都尉恭內史寬之經明行修飭

于家而施于有政以爲不可及則爲夏氏之聞人所  
以致力者固在此而不在彼也今仙李之作家譜力  
專氣勇視一切事皆不暇爲豈非篤於行義善紹懿  
躅者哉夫譜者家之史所以明宗也古稱宗法明則  
天下治蓋未有家聚順戶親睦而民有不協於紀者  
昔之大賢人慨宗法廢壞用譜以爲補救正家而淑  
世胥在焉仙李之汲七家史引爲已任也其亦古大  
賢人明宗淑世之志物也已矧夫家乘世蹟多纂於  
貴仕名儒必有其心有其才而又有其時地然後幸

而成之厥維艱哉按濟陽諸夏系出於吉州之永豐  
者六傳而顯於爲齋寶公由明嘉靖名進士歷官大  
叅盛有譽望是譜宜作自公乃年甫壯而卒於官文  
獻闕焉迨博士昌裔公之身其時椒衍日繁世日遠  
輩行紛紊幾流于野博士公憂之乃編名派二十字  
自八世始歲時一聚族講少長禮於是庭階秩然亟  
欲經營譜事而遭世多故布策無時久之博士公又  
卒于官其事遂輟虛夏氏一代名儒之筆蓋譜之難  
成如此今仙李伯仲承博士公堂構才名卓七居然

亢宗而仙李獨用心于兩公所闕置者及時竭吾才以成是難成之業近慰博士而遠慰大叅公不可謂非夏氏宗乘之慶也若夫義例體裁極嚴慎之中存斐摯之意莫不與古合法故斷自始祖宣晚公以降或離或合詳所自出而敬宗收族叙不過百人以上者此歐蘓斷裁之良意也嗚呼美矣備矣吾知此譜出而夏氏子姓由之絲聯緒屬德義之興可以卜世雖古江州陳之稱義門花樹韋之有宗會何多讓歟推而化其里閭且將家敦聚順戶勸睦親仙李之有造於民彛也澤滋溥矣

吉水圯上周氏支譜序

泥田周之著望於吉水也習聞之矣蓋吾寧邑是昔  
璽卿公之畏壘也當璽卿公宰寧時先鄉賢以文字  
受公知稱門下士所期許勉勵者皆君親家國之事  
雖不展其家乘可以覩威儀之漢而見高曾之矩焉  
諸公子皆名賢滄桑風雨不念棠蔭獨嗣德音於靖  
節之裔其啣帛往來者則幸有旅於四方操鐵筆而  
遊文囿者也其人數輩類循禮義有家範以故予家  
有事黎衆必托之十餘年阻於遠今春復至適當予

有纂述族譜之役喜甚館焉既受食廼徐出一編示予懇爲弁言披之則亦族譜也嗟乎異哉抑何君等用意之厚而亦欲經營於斯事也耶按譜曰坳上支蓋遠分於書樓屢而上合於泥田云夫泥田周者其門閥之烜赫連於五邑圭組之相承接於十數世矜華胄莫尚矣而予讀念菴羅太史昔所撰泥田周譜序獨推明當時作者篤厚宗族無親疎遠近貴賤富貧所序錄必詳惟孝弟禮義敦睦之意惓惓焉則周氏之門閥圭組未嘗重於孝弟禮義而以親疎遠近

貴賤富貧爲異同也眉山蘇氏曰譜之作也欲自一人之身分而至於途人者毋至於忽忒焉可耳則今坳上一支或迭爲盛衰而河海後先後之賢者念茲厥初其肯忽忒之耶故曰君等之用意厚也然予又詢其宗派於諸貴閥爲孰近曰璽卿公一支近則坳上雲初其漸被之澤可思矣董其事者曰訓字君竒操鐵筆而老於四方所謂循禮義有家範者也

嶽麓寺觀序 麓志

寓內名山多稱福地浮圖老子之宮徃徃在焉自秦  
 漢之求仙不効梁隋之奉佛無功二氏若無辭於譏  
 斥矣然而華陰經世嬾瓚識人其相資固在深山大  
 澤之間也使今麓山復有禁足道士之立論高僧齊  
 已之詩囊禪宗範老之文字雖昌黎不能不傾倒於  
 大顛柳州不能不繼緒於元子矣而况藥圃花開飡  
 英擷秀溪橋松梵策倦驅塵夫非讀書樂道者之一  
 助歟正不必以錯雜書院為嫌也故紀晉唐以來寺

觀附於簡末俾各有考焉

大滙一燈錄序

南嶽宗鏡照耀古今所以日新無盡者由世有鳳儀  
麟角之人代闡傾河注漢之法耳然自嶽下四傳而  
得滙五傳而得濟蓋屹然兩大宗也而滙實先之滙  
既中替濟專承統遂兼滙而荷嶽是後之裔於濟者  
不妨併裔於滙者矣兩家傳大之業紹隆荷負豈易  
易歟自唐宋以來濟宗豪傑接迹而興至於太白風  
行四訖其盛無前分化十二公如羣龍起如列宿燦  
莫不門庭熾然而五峰學公以首出之子獨任一燈

在馮乃披蔡剪棘向數百年獅絃響絕之地重開千  
五百人知識所居其羨馮荷嶽之弘願則又曠代而  
一遇也然深山木石如入鴻荒偕十數輩叅徒耕翻  
雲壤純葆樸初座下養拙明公尤孤稜壁立與嶽嶒  
凝穆之山足相祇對峰喜曰馮山古燈自此潛輝蘊  
燄奕葉光昌吾默爲懸記之矣旣而養和尚記蒞開  
堂慧老人唱酬入室當此之時馮山法道如破暗燈  
煜光初爍迨慧公嗣席才負雄慈慧緣福緣殊勝四  
集而大弟子與峰智古梅列二公者友于競爽文采

全彰於是捷椎之筵金聲玉振弘音所被日麗星明  
當此之時馮山法道如寶華燈交光燦爛慧公自是  
嘗語人曰信知仰山香巖有功祖道蓋指二公言也  
厥後與公堅讓山子古公承住密印拈花豎拂各顯  
機宜鴈行中易庵應揆庵空並以次槌鼓馮庭提持  
法印其他若月慙權月堂湛千如一或演唱別峰或  
高巖宴坐顛皆金鱗藻羽焜耀輩行起視柯條椒衍  
且纍七英俊當此之時馮山法道如日月燈緝光無  
盡矣庶幾太白長子仰承南嶽大宗則今日之大馮



一支不更亭也。挺峙耶。雖然。瀉燈一翳。悠也。千載今振舉之。纔六十年。而披衣說法者。已傳七葉。回憶曩時。與古二公。互相成。禱樹功法門。劬精瘁力。何其難也。頃且古公。往矣。獨特與和尚。巋然老趙州。如瀉山。昆盧一峰。千巒環遶。蓋後先開繼之。任統於一身。誠學祖。默爲懸記之一人也。歲丁卯。東蓮古風。然老人徵取學祖至慧公法錄。既梓入續燈矣。復移書與公。更徵前後輩詳稿。將事。選刺會然。公告寂罷。公而彙輯。已有成書。諸門人請自謀。剞劂藏之。本山垂示正

眼與公領之。既久。乃詔諸子曰。瀉宗自古。貴在眼正。自吾身擔遺緒。祇慎兢也。由吾以前。有開文明之慶。由吾以後。有憂爛熳之心。今此書刪訂。姑鋟四卷。且止於四世。以俟來者。勿漫視一燈可也。予時在山中。隨與公纂述。瀉志適欣。見其書。遂稽首讚歎而爲之序。

重刻淨土歸元鏡序

白馬華林之書始於四十二章極於五千四十八卷  
所以教人歸元者滿寰宇矣其後有講有律有論有  
訓注且有懺法有持誦之會凡可以歌咏佛法勸導  
一切人者靡弗備要以返流而救其末也若心融大  
師之設鏡則直用點曲排場使一切人感觸于戲場  
幻海中發真歸元而又本諸蓮宗三祖現身實蹟演  
唱法音匪同烏有善哉苦心妙喻其流通不可以不  
廣也願此本殺青藏於浙之瑪瑙寺諸方傳者甚少

而吾楚尤罕見頃黃江莫君錫遠居士捐貲購得一  
部以示鄉里之好善者莫不歡喜傳觀爭欲家置一  
編莫君於是倡爲醵資鏤板而以緣起之辭見屬將  
謂老僮涉跡空宗頗云知言耳夫世教中六經史傳  
煌也治心之文何其反覆明白而猶待三藏十二部  
發揮大乘見性之旨以共扼狂瀾誠勞矣然而其流  
卒不返無已而後百家之寓言出焉稗官里巷之說  
且取以變移風俗則心師設此一戲以導人於爭土  
豈非與用稗官里巷之說以救六經史傳之窮者同

一善誘也哉雖然此一事固先望之富貴而享榮樂  
賢智而事詩書者矣夫西方之爭土卽王道之蕩平  
也理平之世上下一軌於道故六字順化則握手而  
遊康莊可不煩政刑如無病人之無庸攻熨焉衰俗  
末法舉足皆棘途非慈氏同體興悲開念佛一門使  
人止息心安分有以陰翊世教人之顛滅久矣尚何  
生天成佛之可望也歟故王臣宰官文人學士體道  
衛法先有屬焉今試觀三祖示現國王助揚其間受  
形歷境天人神鬼感應恠特可喜可愕之事皆實也

如是觀此未有不憬然自悟者此則熾然濁欲中歇  
狂之上藥也乃知世間綺語戲論可盡取以歸佛乘  
屠兒放刀便謂我是賢劫一佛患在無感發之者耳  
是此四十拍者用以普利三根勾牽入智其殆一雨  
之滋乎昔范陽司空以華藏盡施入湘南五天法寶  
始盛被湖嶽流通之惠至今誦之莫先生既取明經  
上第將出而贊興太平而以福慧夙優領袖白社特  
重翻此戲徧悟諸人以為同風之助蓋合儒佛為一  
身欲轉大地為淨土亦何啻司空之嘉惠湘南也哉

蔣彙征邑侯德政錄序

代

彙征蔣侯治西寧卓有政聲流被湖湘間莫不歌思  
之頃予年友陶密菴率寧人持侯德政錄屬序於予  
以予備官成均時與侯有舊誼知侯深予既為鄰父  
毋邦慶其有天而又喜吾故舊之能其職也遂援筆  
而引其端曰今夫長吏親民者也而民或不親政令  
服人者也而人或不服此雖在民物阜恬金革銷沉  
之日民之奉上苟無大虐而即治然且輿誦疎而謫  
篋密甚矣民情親服之難也而况為長吏於今日又

爲今日湖南之長吏民豈易見德者哉今湖南以潭  
罷爲師中潭屬邑惟寧鄉暱邇邇又最衝其輸輓供  
億之繁輪蹄羽檄之盛工役材用之徵採爲長吏其  
間求所以不虛而親服之必生齒庶物產饒田野沃  
貨舶且通而後可教令安而指臂使也以予所聞寧  
鄉荒殘之狀計其丁壯租賦纔足當東南大邑之一  
村一鎮所謂闐闐僅茅茨數十家雜頽垣荆棘中腐  
魚脫粟之外無居貨一溪江衣帶水止容五石瓠商  
賈裹足不入十數年兵燹輻輳呻吟愁痛之聲不輟

于耳然而供億不得免郵傳不得息徵調採取不得  
辭令雖德能必其受教令而胥勸奉指臂而罔嗟耶  
何居乎寧人之誦其侯者之日至也侯溫姿冠玉材  
識通敏以華胄居畿輔間練達經世之務而豈弟性  
成爲名諸生時卽慨然以康濟爲任故其治寧也煦  
覆燧黎首湔苛墨令明志潔委曲誠求勞者息之抑  
者平之不足者貸之不便者除之不足不便而迫於  
不能已者躬任之於是紛糾理困詘濟凋瘵以興寧  
之人乃失痛爲笑變呻爲歌侯且憚然忘荒殘之在

目也於是剪榛焚蕨經營非常自縣庭文廟公廨祠  
宇之久廢宜舉者莫不以次建復顛皆捐貲僱役計  
日而成民若無事焉噫嘻侯之敷施又何其神也豈  
惟能不虐而使其下親服之者哉維寧之人亦曰吾  
侯固日月懸也而鏡行冰立在鼓琴垂簾之間吾侯  
固山嶽斷也而庭清畔讓在焚香閉閣之間吾侯固  
風霜肅而雷庭震也而拔莠化鷹鞭羊驅石在滿縣  
花陰西山爽氣之間此雖塗謠巷誦著其歡欣感戴  
之情而侯由是以雨天下與天下人之所以待澤於  
侯者不因是而可想見乎

去思吟集序

予讀攸之張公去思吟集而深有感於人心三代之  
直也攸之俗昔嘗厚矣二三十年間吏於其土者率  
不滿意而去去則尤其邑人謂逋租訕上多暴殲子  
弟不安約束嘗欲去其上而後已審是則俗變之相  
漸攸豈可爲耶 今上十有七年大師南伐數十萬  
衆壁於攸之北門宜陽張公二見先生自軍中拜命  
縮攸邑符旣下車蒞辦供億芻糗軍資之取給數倍  
於常賦公爲攸祈請下泣然不能罷攸人卒以公故

輸皆中額無後期公乃歎曰誰謂攸民之不肯用情  
耶明年滇黔大定楚南人胥慶更生公益覃心惠攸  
爲綢繆桑土之計興舉百費次第集功未聞有一人  
告勞者烝乚乎有古桐鄉建康爲縣之遺概焉蓋攸  
人信公之深公亦得取攸人之情而用之矣乚何公  
以憂去攸之人百里皇乚相與私吊曰自今卒不得  
張仁侯父母吾儕耶於其出郊攀轅載甕擁公不得  
行而棠菱之歌里巷之誦徧城郭村墟皆是焉久之  
彙梓成書吾友緩山李先生見之亟稱其往與公共

事嶠右親見喬利人之歌思公者一如今攸人之歌  
思公然則公之爲政其有桐鄉建康之澤也固其素  
也夫攸之人豈樂遠慈父而好訕其上者哉觀公之  
始至而卽急輸將旣去而猶深眷戀公有以感之民  
卽有以應之人心之直俗不能移如此夫攸之人豈  
樂遠慈父而好訕其上者哉



邵陵太守傅公榮膺封典序

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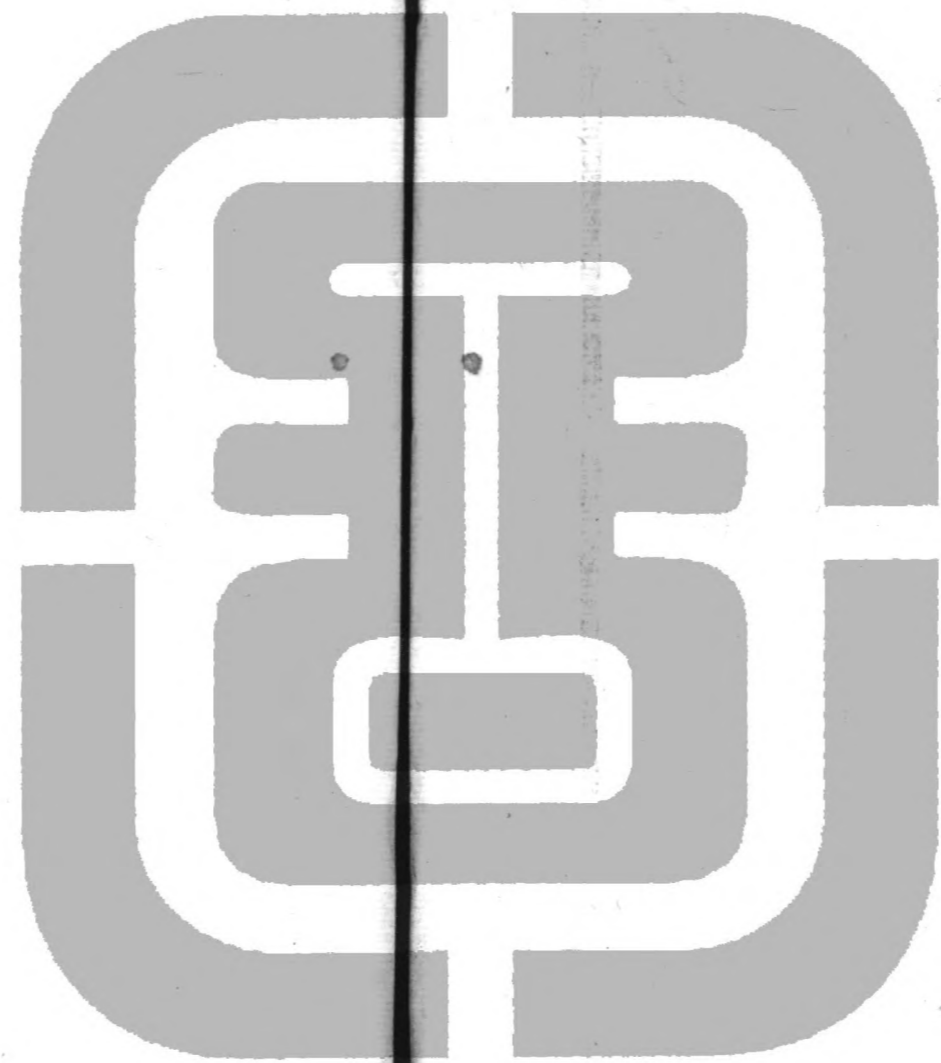
邵陵太守傅公前司馬太原郡課最順治十四年覃  
恩例得封典有成命 今上七年戊申歲某月廼拜  
錫太守舞忭頓首呼萬歲而以寶軸徧示僚佐俾凡  
爲臣子者得共耀乎綸綍之華而并覩其雅頌之獻  
焉於戲休哉夫人臣之於其國也非循職之難惟風  
勸之而報稱難矣人子之於其家也非奉左右之難  
惟紹承之而顯揚難矣某忝忝辰郡密邇邵以僚佐  
得暱就太守公多所提掖諸寅恭中但望其車蓋特

高莫不願解佩刀而不知其才德輝映有蘊崇之最  
厚者矣居常竊聞公之自叙其世家曰自吾大司馬  
莊毅公勲名揭日流照青筠當世之賢士大夫砥行  
爲名臣以接迹於忠讜之途者雖越代猶觀型焉迄  
今若高山大河之表於吾鄉也堂構之責顧不極重  
歟以何先君子蚤譽鳳毛屹然有濟美之勢矣乃日  
下之壇坫未張夢中之毫絲遽折追維此時門庭弓  
冶不卽隕越者如綫耳藐爾諸孤獨恃吾賴太宜人  
忍死爲難一切行丈夫事蓋自捐膏沐奉修瀧總櫛

拜階披經畫荻完門戶以玉先伯兄大叅暨予與叔  
季並庠於成卒不墜莊毅公業其克艱顛人臣能盡  
瘁報國者然以故荷 聖朝弘闡貞徽特表宅里樹  
之風聲焉於戲所謂人子顯揚之難與人臣報稱之  
難也不亦可由是而敬思也哉夫以太守公文章治  
行師表一時莫不擬公于宣城渤海之間將自此秉  
憲登臺益樹忠猷以踐陟樞筦繩大司馬之武旦晚  
事耳以是而起居八座鐘鼎承歡人子之私豈復有  
不得爲者歟然而公顧以羈司馬舊典驚寵數於疏

榮感殊恩於錫類者何也蓋公之文章太宜人之機  
杼也公之治行太宜人之聖善也即公之由斯表樹  
繩武皆太宜人韋孟之芳規而鍾郝之家法也然則  
盡三公百歲之養豈若蒙九重一字之褒誇簪紱導  
輿之勤豈若垂彤史貽芳之慶於戲休哉太宜人於  
是爲顯揚矣然而窺太守公臣子之心則益惴也焉  
風勸之典之祗于夙夜也凡爲臣子者可以興焉若  
夫毋教之隆福澤不衰載籍所紀方諸太宜人者若  
虞潭毋武昌侯太夫人歐陽修母韓國夫人足以當

之矣



先松岩文集卷之三  
二七

